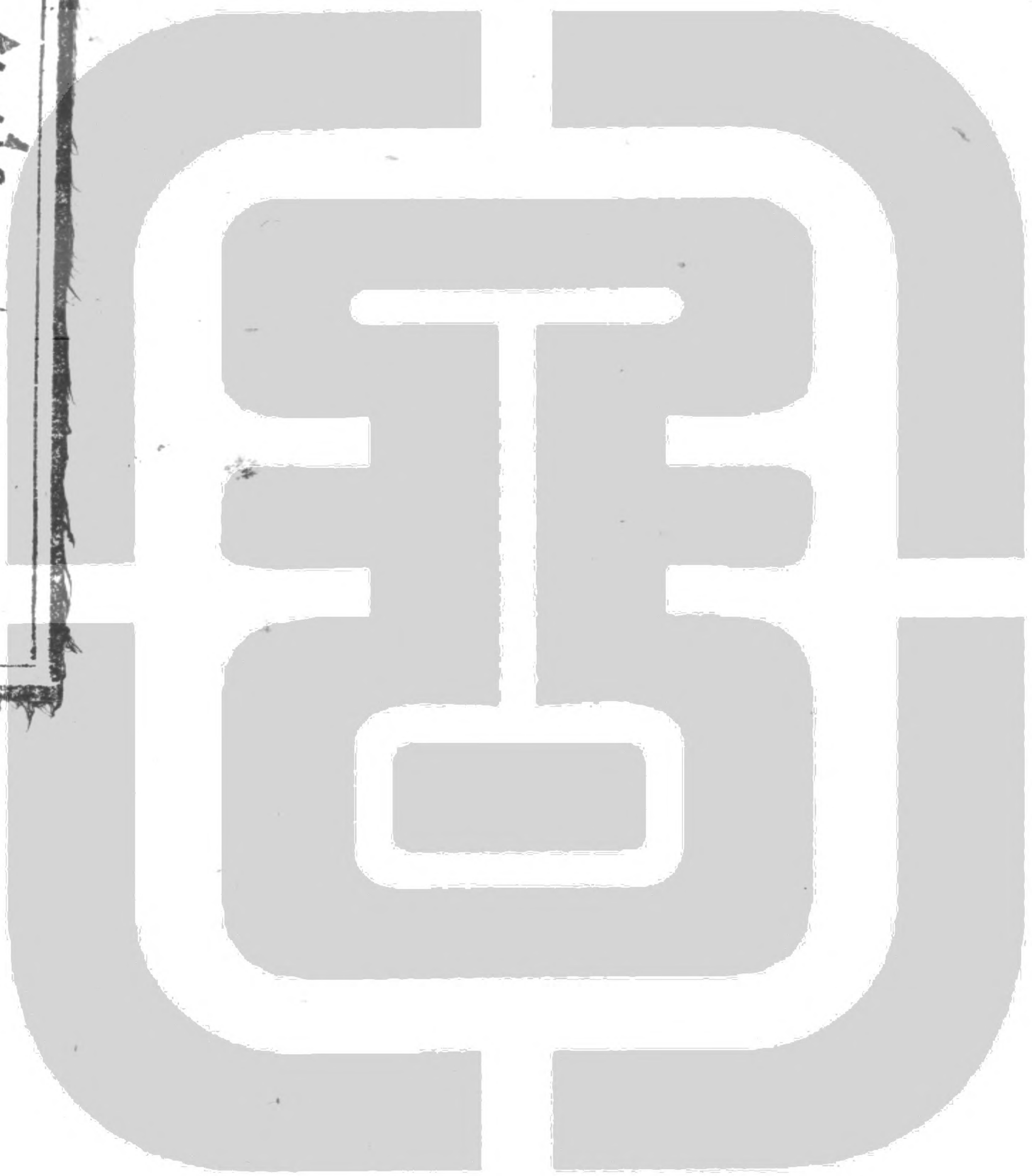


涇野先生文集

卷之六七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六

南京禮部有侍御致仕前國子祭酒翰林修撰兼經筵講官高修國史高陵呂梅撰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建德徐紳海寧吳遵彭澤陶欽臯編刻

序

壽東溪王君子儒序

東郭鄒子有甥曰王生一峯者謁予問壽其父東溪子焉予曰夫壽也者壽道為上壽德次之壽業次之業又不壽民斯為下矣曰一峯自先世宋魏國文正公以來世惇詩禮至吾父克續前列舉有秋試列官刑曹不失舊物可不謂壽業乎其在監利也寬舒民力諸役咸省廉公大著而刑曹之休囚

釋寃九重一時廣陵節侯以來之積咸明也可不謂壽德乎
吾高祖易簡公直而慈有祠于澉江曾祖朴庵公嚴而正有
徵於幹蠱祖益齋公文而舉有聲於南雍吾父繼之學不廢
於時邁志不屈於位卑寧舍車而徒不為祿以仕可不謂壽
道乎曰雖然是在東溪子於吾子無與也故在東溪子者可
數百歲在一峯者可數千歲然則一峯何以能數千歲其父
也曰一峯不見汝鄉之歐陽求叔乎昔者求叔之父觀雖天
性仁孝祭先垂涕死獄求生固賢也然微求叔直振於諫垣
文著於翰林勲與于定策公昭于力救韓范名成于並駕韓
愈即潁州推官又何以至今且千歲存邪曰一峯不材敢不

努力然今茲之間壽也蓋稟吾兄一嶽之命同吾第一松之
志而來者也曰一峯又不見漢京兆人之常文高平嘗為滿
河太守著名德有三子焉孟曰叔文去官以琴書自娛仲曰
季明聞友人之難至棄官以救季曰季節為令長皆有惠化
及人廣都為立生祠學行重於一時號稱常氏三君故此三
君者使其父自漢至今且數千歲猶存矣吾一峯歸以告諸
伯氏季氏則東溪先生之道德事業雖以越數千歲可也

秋江別意詩序

安福易粟夫學於東郭鄒氏以東郭子予友也亦數枉論學
焉予曰夫為學莫如去過去過殆如去病所病不同為醫亦

異一病既去百體咸嘉故雖商湯以改過不吝為稱而孔子以聞過為幸見過自訟為未見也他日栗夫又曰寬也貧甚然亦嘗求處乎貧矣無怨雖未至樂然已過於無謂矣曰為學之道惟此為難苟處貧而樂則道已在我昔夫子以顏氏簞瓢不改其樂為賢苟或因貧改樂雖破瓢半簞亦夫子所不與也昔周子令兩程尋孔顏樂處其自言見大心泰無不足者則正其樂處也世之人所以長戚戚者正為有不足處耳栗夫曰只此改過處貧之言能行之於道亦近乎曰然此實學也夫子謂回其庶乎者惟晏空耳是時栗夫且行有詩成冊矣遂題之曰秋江別意云

前溪楊隱君詩序

前溪者隱君楊俞克之別號也先世家於泰和之城上元曾祖成軒翁徙居今長溪遂定居焉溪源發於龍泉之遂江中分二支環流門外東復合而入江秋久不涸溉田萬頃隱君樂焉自號兩溪以其溪之復合也更號曰前溪遂歌曰尔源孔同尔流胡殊亦既東逝宜復厥初浸此稻薪溉彼菑畬猗嗟澄澈我臨我問邊溪兩岸闢池數處引流入池畜魚厥中風花雪月杖藜獨釣乃歌曰有魚洋洋在池之央朝下於藻暮上于梁誕其樂矣引茲兕觥池邊皆有小丘環立列植名木歲久森茂長夏烈日不知有暑隱君晨往宵歸岸幘輕裾

席蔭其下淡忘塵慮乃歌曰彼蔚者柳蔭茲桑田兔則有蹄
魚則有筌彼猗者竹逮此町畦我穡既考我酒盈卮家子允
弼肄業之時則數携之緣溪循塍觀稼問魚乃歌曰嗟汝心
之明兮如此溪之澄兮嗟汝學之征兮如此溪之行兮嗟汝
業之習兮俾我心之懌兮嗟汝志之惰兮微予躬之過兮小
子而忘白樂天朱晦庵勸學之文乎與誦之習及允弼既舉
於鄉克守庭訓奮往前修乃東師王陽明北師崔後渠而有
得也時又有弟兄輔及子良柱矣隱君乃復引孫挾子朝暮
臨溪不問世事猶昔誨允弼日也乃歌曰輔猶爾兄柱猶爾
父無或不臧俾我心疚維木有根維禾有秀上帝孔明式懋

尔幼匪言勿口匪行勿又於是幼子弱孫皆駸駸乎尋向上
去矣初隱君孝友性成七歲而孤竭力事母當父忌辰悲號
動人服代兄勞不懼險阻乃又輕財重義拯貧恤孤皆出於
所信予聞而為之詩曰築堵視楨築堂視基尔先孔懿尔後
宜祁峩峩喬嶽寸木亦嘉風雨霜露莫不令儀翩翩鳳鳥尔
竹是棲令聞孔彰百世攸馳

送葛平陽序

磁州葛君延之既有平陽之命其僚楊叔用胡自甫鄭維
東來曰涇野子嘗更平陽屬郡矣知平陽習則何以言平陽
曰平陽堯都也今其地猶有陶唐氏之遺風焉修而振之則

在延之耳是故風后掃除世垢猶廟于解州蒼頡治官察民
猶文於臨汾后稷播時百穀猶地於稷山臯陶明茲五刑猶
冢於洪洞於箕山吾得許由焉輕世棄瓢猶溪也於安邑吾
得關龍逢焉死諫忠君猶墓也於夏縣吾得巫氏父子焉保
又王家猶峪也傳說之學猶歸乎平陸之巖伯夷叔齊之仁
猶茁乎西山之薇虞公芮伯之讓猶閒乎中條之田茲十有
三人者多平陽之產張三皇五帝三王之治者也延之今為
平陽牧則可求對乎十有三人矣夫荆堵看楨端影看形故
濁不去則世不清文字不興則治不夬養之不周則盜竊多
法之不允則詩張眾恬退寡則貪風熾正直隱則讒諂興故

邦事治而後能慈典學明而後能忠節義獎而後能仁謙讓
舉而民斯不爭延之顧獨不可志於此乎曰延之方正剛直
不矯不阿自其治樂清有效徵為戶部也臨政秉法確不可
奪嘗奉 勅查催閩廣二省錢穀矣嚴明而不漏寬平而不
苛蓋趙魏之豪而南曹之明也且磁與平陽地相近人與平
陽俗相習延之苟志於此雖不及古十有三人則夫漢之尹
翁歸唐之裴度宋之趙鼎司馬光四人者顧不可企而及之
乎曰嘗聞之矣為邦有三序焉有克己之仁斯有用賢之智
有用賢之智斯有安民之效夫十三人及四人者古今雖不
相及然其道率不出此也蓋其為法甚簡而其為功亦不難

今日之事豈敢使延之驚於博而不事乎約哉延之名單別號金陽起家正德甲戌進士

送周克道還潮陽序

潮陽周克道字先來金陵不赴會試學於甘泉先生甘泉子既北轉克道送至彭城別矣且還潮陽其友宋豐晉呂汝德來曰則何以送克道也曰克道云何汝德云何曰克道與之同居見僻地則喜與之同行見茂林修竹則休其心拳拳然隱也絕無仕進情若懷則不然道以中庸為至行以己甚為戒學而修諸已仕而措諸民其常也數語之堅不從不知涇野子是耶非耶曰人之出處如飲食之飽飢當自知之當自得

之予安能入克道之左腹耶雖然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克道蓋以便宜自取而以勞勩委人蓋以簡易自求而以冗多稍世初見克道嘗因問與講精一執中矣予曰此本日用常行之事甚平易乃他人以為難克道曰其知者以為易其不知者以為難予驚嘆曰克道而及此雖不會試可也他日以告於甘泉子曰湛門有人矣誦其言習甘泉子曰字先而亦至此乎然則克道之意將非猶喜其易而厭其難耶夫乾坤示人易簡矣人不能於易則不能於難人不能於難則不能於繁今天下之為中庸者多矣乃數陷於胡廣者何耶是故火不潛則不光木不殞則不榮君子之道不知退則不知進不

知處則不知出汝德而可以克道為終隱乎汝德而可以克道為過中乎又曰終南捷徑又非敢以為克道送

前溪文集序

竊謂文不徒然也必本諸行達諸政而後成是故其行敦者其文實以切其政平者其文簡以明其行與政躁而浮者其文夸詖而支離嘗持是以觀往古雖碩人鉅卿莫能掩也予年友前溪景子伯時者上元人孝事其母陸太安人太安人雙目病瞽數年矣景子隨所至求醫卒得金箴於京師南門遂復明覩見諸子孫時庭綏陡綻如盃盞大舉家喜如狂有二弟皆庶母出也嘗訪景子景子待如同母弟撫愛如穉弄

時他日捐舊產盡昇二弟不有也其在史局春坊曾監語無阿比行不苟異予三病在告每維持調護予當露俱得完歸當其意身雖恒仕不自以為通予雖數去不以我為泥蓋有古長者之風故其酬答著述率出新得漫興偶作亦蹈前工文趨秦漢而不詭詩奔晉唐而有餘若乃繪章句以為麗博引譬以為富辭雖多而無味言滋巧而不根以吾景子視之幾何不為異端哉顧憲副英王者景氏之門人裒輯其藁以類相從凡數十卷英王之兄方伯公華玉出以示予命簡存之然言多有闕義不可棄畧點十一猶邁尋常揚州人火氏誠者景子之厚人也深感其行於既往欲傳其文于方來予

故畧言景氏之文有本如是觀者能因言測求亦可以得景子之為人矣

樓山肥遯詩序

樓山肥遯者鄉進士臨湘彭平甫大廷之友為其父隱君汝器作也樓山隱君之號山當臨湘之東跨板谿之南層巒疊嶂高幾百仞蜿蜒峯嶺狀如樓閣而又古木杈枒蒼黛蒙翳躡磴升覽則見洞庭如沼衡岳如丘其翠微出泉深潛蛟龍歲旱有禱霖雨立來隱君結廬其下日引耆舊讀書彈琴載酒賦詩飄洒風花嘯傲雪月不知年已七十餘也於是交遊朋侶率稱隱君子而平甫之友有是詩云夫天下有山遯所

由名蓋七君子學成矣或不得志於時時清矣或不得志於地地安矣或不得志於人人賢矣或不得志於道於是見色而往垂翼而飛甘于自足以遯者矣然或遯之在尾而不先則有厲遯之有係而不决則有疾皆未如肥遯君子志超乎事外身居乎物表者也或曰

聖明在上賢俊在列奚肥遯為曰巢許生于堯舜之日夏黃蓋公顯於高文之世人各有懷歸於其好樓山君樸茂端介孝友性成義倡宗族困恤里閭而又耻事紛華不入城府凡所交游匪伊異人其庭訓孫子必諸聖賢有司或榮以冠服宿以鄉飲睨而不受則夫棲隱樓山展矣肥遯何所疑乎夫

隱顯乘除如寒暑代謝故畜不久則著不盛積不深則發不
茂若乃開潛炳幽摘耀懸光引萃微之泉以通濂溪克樓山
之脉以學東岱則在平甫乎爾

王溪詩集序

竊謂詩有三使皆忘之敝也便奇者失雅便俚者失風便于
言貌諂佞者失頌二使興而詩亡故君子以發性情止禮義
爲正詩至唐室人稱其盛矣然李杜未免於奇元白未免于
俚其他諸君子又或工言貌闕諂佞而廢其實也然則風不
可見乎曰采芝結髮可以觀風矣雅不可見乎曰鴻鵠深耕
可以觀雅矣頌不可見乎曰賴有房中之樂乎然而其德亦

下矣彼淫泆之馬齋房之芝又何爲哉予在解時嘗求見玉
溪全詩而未獲今偶觀一帙睇其旨殆有志於詩乎玉溪子
道德氣節儒焉一時方守南康選進俊傑力復朱子之學安
知其不先能興詩也

送王克孝還解州序

昔予之判解也克孝從予游且三年矣當是時予方刻周程
張朱之書以爲求入論語孟子之門他人之賢者守其一二
則有矣若乃篤信躬行不言而學日進無警而業日修則未
有若吾克孝者也嘗私喜曰吾得解州之美其在是乎他日
予改官南都克孝不忘往日之聚也東裝買舟泛黃河渡大

江屢瀕于風波之險以至金陵謁予於柳灣精舍當是時予足病甚劇方欲徙鷲峯東所也乃及休寧胡孺道同室居數月日講夜誦無少休暇凡南都之顯官文人未肯一拜奇山麗水未嘗一觀則其中之所得者可知矣春中克孝父母書來云思克孝克孝歸心遂動曰吾不能侍吾師矣每欲留之言及二親輒涕泣懸下如孺子嬰兒之能予曰世之云學者類多從事於高談濶論而力行不顧至或使聰敏之士亦率文性命而質污濁言周程而行庸俗凡其智巧辭辯適足爲饕餮齋競之資視吾克孝何如哉然則克孝茲往如之何其爲功卜子夏曰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其往從事於斯

乎夫克孝之在茲也吾無以益克孝惟是鷲峯東所之人與仰山堂上之人未嘗少變也將亦非月無忘其能者乎惟是衰病腐朽之人猶昔見過自訟寡過未能之人未嘗少惰也將亦非日知其所無者乎是固克孝飲食起居之所親見者也克孝歸如相信不忘斯二言亦爲多行見丘孟學楊仁浹輩邦重張師孔及王子中所典書院諸賢亦以是告之使相勗

政齋文集序

泰和有高賢曰王宜學者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授編修予嘗獲與同史館偕試院其人孝不違心忠不違身貞不苟異

和不苟同志若有定視勢如無義若有見臨難不顧夫自祖宗培養士氣以來

聖明振作文教之下君庶幾得其完者乎君歿無子其女嫁為秦興學諭劉教妻教卓有志向暇嘗萃集君遺文數百首問序焉予曰古者以行為文後世以言為文夫惟以行為文也凡其著述皆發手在己之先得也是故簡而切是故實而理可以範俗可以弘化雖其人已歿千萬世重如著蔡不敢慢焉蓋非徒以其文也夫惟以言為文也凡其著述皆剽手他人之先失也是故藻而泛是故虛而詭可以惑世可以誣民雖其人且存咫尺間輕如糟粕不欲觀焉蓋非徒以其文

也嗚呼政齋之文予知其必傳矣政齋有季路聞過則喜之勇伯玉欲寡未能之志雖夫子所稱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亦可幾也若使存且至今其造詣當必有無可改者嗚呼政齋之文予知其必傳矣其素行之實列在東郭鄒氏序

別胡汝臣東行詩序

予居鷺峯東所沐陽胡汝臣聚講焉他日汝臣言及周公處管蔡不如舜之處象及漢趙苞忠孝未先事予甚驚服以為自與他同志者講未有如此論者也此其言殆幾於道乎未幾汝臣歷滿省其父都憲公於浙來告別則謂之曰汝臣昔所論者言也今所往者行也昔所言者知也今所行者仁也

夫言至而行不至孟子比諸狂知及而仁不及孔子不以爲
必得也斯二者於道皆病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
爲者亦若是是故志必如顏淵學必如舜道之不獲鮮矣顏
之志雖簞瓢不改其樂舜之學雖耕稼亦取諸人汝臣行矣
予冀汝臣之無弗舜顏淵也於是諸同志者皆爲詩于左

日講存稿序

日講存稿今太宰紫巖先生劉公之所著也

聖上御極講筵先開公自翰林學士至兩任少宗伯先後四
年皆爲日講官凡所陳說依經採傳增損數字義輒明曉雖
奧旨微辭皆見於指掌間公每進講積誠累日飲食動息質

對於天故忠敬篤至有孚顒若於聖賢之道若親覩也昔程
正叔范淳夫在講筵不事言語而直以誠意感動裨補良深
公真其儔歟

聖上即位以來今且九年凡三重九經率出淵衷多自裁定
四海罔不祇畏究厥本源實在親賢禮儒敦信經籍耳斯固
世人所未知也公嘗自述講筵之難存此稿以示子孫若乃
傳布天下後世以明

聖上好學不倦之心不可乎夫自訓詁辭繁經義反障於是
學子大夫率馳心他岐爭崇異說不知務本故文日弊俗日
偷其於政亦有害焉存稿如行也以正士習而敦文教不又

可乎稿計尚書五十有二篇大學二十篇孟子一篇論語四
十有三篇

送別程惟信詩序

予自至南都中傷暑濕雙足難履日事湯藥鮮接賓客戊子
之秋歛進士程惟信訪予柳灣精舍語論契合別久懷思明
年其第進士惟信亦獲會焉未稔也又明年移居鷲峯東所
惟信方業太學乃數聚論學情好亦篤惟信曰世之論學者
言或出事物之表行或滯塵俗之中以然論之學惟言行合
一之爲美乎予曰惟信而及此學可謂知本矣易不云乎默
而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於此有人焉辯如懸河談如鼓

簧非不可聽也然文飾之頃肺肝畢見耳聞之心鄙之不以
爲偽則以爲欺是言而不信者也於此有人焉訥如掛口默
如結舌非不可畧也然形著之間風神具存目視之心重之
不以爲醇則以爲真是不言而信者也夫言與行豈惟合一
者哉故曰君子與其言浮於行也無寧行浮於言今之士於
先聖賢求其行則不如然每於其言則議之素甚不取也惟
信之歸與予之况其殆免此失乎惟信而猶夫今之士也則
予之况之名予之字之義其謂之何

壽黃母王夫人八十序

武進黃進士子克業太學是年五月二十日爲其祖母王夫

人之八十誕期也問教言涇野子曰子克而聞晉李令伯手
孝養祖母至徵爲太子洗馬不就使其祖母劉壽至今千年
未艾也夫令伯直能養耳且使其祖母壽如此若子克克肖
其賢則王夫人豈啻如李劉哉子克曰祖母操持嚴重閨闈
肅整有古闔門之義字此諸孫蔬果必均歲序燕集少長咸
睦有古鳩鳩之愛二女皆庶出也撫如所生無或妬嫉有古
小星之禮衣率補綴躬事紡績祁寒暑雨毫髮不改有古上
績之儉若遇祭先禮賓必致洗腆罔有不欽有古季女之齊
茲五者皆祖母之聖善也萬善雖有念茲之心而無繩武之
行則何以肖諸曰子克而見江滸之竹乎往年所移之本終

尋丈耳加以以壅培滋之以沃壤潤之以雨露曾未幾時其
孫竹之茂可以插霄滢而凌雲日比于祖竹不啻百于故小
過六二曰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子克而有邁跡
之勇又何患於祖母之不千萬歲哉是故知肖其義則幾微
之察公私之辯必達諸性情矣知肖其愛則民吾同胞物吾
與也必博及並生矣知肖其禮則群而不黨矜而不爭必化
及同儕矣儉如克肖雖以節天下之財可也齊如克肖雖以
格天下之神可也審若是則祖母之聖善必廣且遠又何患
其不千萬歲哉於是子克拜曰萬善聞斯言矣敢請從事如
竹以詩書爲雨露以師友爲沃壤以樂善不倦爲壅培可乎

曰存誠以端其幹閑邪以剪其孽遠塵俗之染以解其支蔓則亦不可少也

贈鄭廣南序

莆田鄭君諧甫仕掌南刑曹正郎乃有廣南之命南國大夫率以爲屈其僚趙克恭林大和宋元錫曰廣南遙在雲南之鄙與古器野迷師宗爲隣水陸三五月而後至諧甫遠矣地多儂人種類百夷祭黠一忤予戟森興往守或假居臨安以遙領諧甫險矣俗多跣足或醜鼠而最出人倫道格諧甫難矣溼野子曰三君子以葱嶺月支爲邇乎往者漢使非有大故也爲一溼注之馬經歲籍程而必至今廣南固輿圖版籍

也而諧甫領命握篆載旌行驛惡乎遠嘗見深山之谿塹乎冒之以榛莽數虎群行墮其一於中瘡額破脛數日不得食張頤以待人有行樵憐其餒也遺之乾餼朝夕以爲常未幾雨滑失足亦墜虎傍虎識其爲樵也情意戀慕使扶已尾出谿塹即以其前掌援樵亦得出夫廣南固不險於虎矣叩却之國多猿猴戲能罷而侮松杉有嗇夫獲三猿焉教之揖則能揖教之拜則能拜遂作人禮狀而况於漸漬

王化於數百年之地者乎三君子曰豈謂是哉惟是時俗之論曰險遠之郡不以處親昵以處疎人也不以處通達以處滯人也乃諧甫筮仕北部以違親道遠奏改南曹當在工

部抽分蕪湖蕪湖士民今尚頌美若乃持論端方臨刑執持
士林又皆稱服雖古之孝廉賢良可望焉斯其人固宜晉近
清光分符畿輔矣乃有廣南是故惜耳曰居中原之地當文
明之邦承其故案行其恒移詩酒袖拱足以辦夫人而可
也乃若險遠之地苟非君子固有望其境而先去者矣諧甫
茲行將非

聖明有不忘遠之意簡其賢而畀之使之懷柔邊徼綏和夷
燹者乎且三君子而知耕叟篙師乎當其遠者而能之則不
患於其近矣當其險且難者而能之則不患於其夷易矣吾
知諧甫之學詣聖賢而政成卿相自此廣南始也

鹿門鄭公挽詩序

鹿門鄭公伯興丞大理甫閱月疽發背不起吊客盈門歛歔
悼嗟南都諸公卿皆爲誄詩以挽之其僚大廷尉中梁張公
請予說其詳夫鹿門嘗爲文選數月即能揚賢抑愚爲

明時光使由大理積忝崇要必將滋務得人壯固元氣補於
國家不淺乃年方六十二而卒則諸公卿惜之者豈爲鹿門
一人哉或曰人有隱憂潛慮口雖不言氣血陰鬱亦能疽鹿
門望重資深乃位出晚進之後又其族屬單寡年已耆艾予
未成立亦能疽日斯二者皆爲身謀家計不知吾鹿門者也
鹿門在文選時有友勸其苟改度即在乘輿列鹿門拒之曰

吾寧舍車而徒可也未幾有邛州之行今以二者病吾鹿門
誤矣且謂范增何人也進不知擇主仕不知行道在君子所
不取然猶憾其策之未行也以疽死况吾鹿門學詣明誠才
抱經濟見善必好見惡必惡忠蓋自許圖報 明時者也爾
乃見民餓殍不能救觀時災異不能弭憤懣填胸激憂成疽
固其然乎夫自古忠臣烈士隱居求志將行義以達道也乃
或志不克償當言而隨人囁嚅值行而同人趨趨或掣其牛
或濡其尾苟有丈夫之心者其何以爲懷乎故如祖逖輩往
往以疽死不獨彼范增也或曰聖人與世推移隨物變化志
所未竟輒以疽死則其量亦褊而道亦細乎曰聖人立命其

大植義其下沉俗命既未能立有義而已義又弗植而惟俗
之沉乃以爲大量而道高則後世聖人亦多矣嗚呼若吾鹿
門者雖謂之未死可也

送孟時齋序

監察御史濟寧人時齋孟君希周在南道六年矣

上陟爲陝西叅議分守西寧總理涼州邊餉兼典水利將行
謂予曰何以告西寧乎曰柝西土之人也聞邊塞之士罷於
衣食甚矣曰易亦嘗論諸耆舊軍儲不足預移當司免使就
急耳曰君即如是行也

朝廷其無西顧之憂乎夫士之有官猶其有家今中人之家

有兄弟焉有子孫焉有女婦焉月費幾穀歲費幾布日費幾
薪蔬爲之家長者必夙夜焦勞先爲之處有餘則畜不足則
營務使凍不及體餒不至膚然後快於心乃至守一鎮軍民
顧不能使之飽煖待求而後與又或不能對其欲過時而後
給又或不能補其債容姦而後發又或不能盈其數至使行
伍含忿甲冑興讎則豈有他故哉凡以視之不如已之兄弟
子女耳且不見近日之北邊乎一失士心亂數年而後定故
君子之策邊以禦敵爲下養士爲上昔者趙克國欲從先零
以及罕开也當是時辛武賢阻於前浩星賜抗于後乃克國
堅鞬屯田十二利而不改卒之從枕席上過師支解羗虜故

曰足食足兵言食不足而能足兵者未之有也夫西寧固漢
湟中張掖之地克國所嘗從事者也今公所典糧儲可當克
國時大司農之轉穀而居延白亭諸海木連西寧諸河之水
利足以灌溉隴畝即趙氏屯田猶在也公斯之行吾知壯固
西陲坐摧胡虜不啻如前漢時已雖然於此有二人焉其初
皆有中人之產者也其一人之兄弟子女厭梁肉其一人者
藜藿不克食夫父母之心斯二人豈不皆有之哉乃其貧富
懸絕何邪則亦其爲之長者勤惰異其趣奢儉殊其途供應
賓客之往來改其度耳故貧者雖視親子戚弟張頤露膚也
亦莫如之何矣公斯之行豈惟但以其移委諸他人哉公東

魯之儒舉有進士早聞夫子文事武備之旨及爲御史又能
剴直無所循阿公斯之行雖自陝以西之兵穀可寄也豈惟
一西寧道哉

送朱秋厓考績序

予既自考功改官矣吏部聞于

上以職方郎中秋厓朱君子純繼予未數月秋厓并前刑兵
二部俸得考五品滿諸僚謂宜有言贈秋厓也曰予雖舊考
功也不如新考功之明且公也安能言曰去歲有劉少功者
嘗爲北考也且言之矣曰嗟乎考功不分於新舊則固不可
分於南北矣予獨惜夫今也南北考功亦大異矣夫南北之設

官如不同也則南北之考功異也宜也南北之設官如不異
也則南北之考功也又奚不同乎或曰職有繁簡則位有輕
重官有遠邇則勢有低昂宜其然也曰豈謂是哉予之爲
考功也南以爲明者北亦以爲明宜其然也然亦有三二人
焉不以爲明或黜且後者矣南以爲幽者北亦以爲幽宜其
然也然亦有三二人焉不以爲幽或陟且先者矣所見異行
所聞異辭將非予久叨史官兼守州判專習文墨不閑吏情
是非爽實賢愚迷直宜其然也惟吾秋厓守開州而政成循
良在刑曹而法稱平明爲職方而繁劇之決既諳殿最之實
滋深課覈之舊其在南之所考者蓋與北不相符節者鮮矣

萬有一二焉非北之差即南之謬非南之謬即北之惑朱紫
既淆玉石亦混今茲之行試詢其故可乎夫爲政之道在安
民安民之道在知人雖虞臯陶之告大舜亦以此爲當務之
急也如其有十一二之異也誤也猶可說也十有三四不可
說也如其有十三四之異也疑也猶可說也若或侵淫至於
十七八焉則雖有十一二者口雖辯不敢言足雖健不能行
將使閭閻之民陰生無頭之癰皮膚猶人形也而氣血內潰
蒸銷肌骨爲之醫者方塗之以芩黃之藥不亦誤邪然則南
北之考功亦重乎君子於此以觀世也曰秋厓方考已績安
得以是言也曰於他人者之考績爲其一人者言可也於考

功者之考績也而以是言則所考之績廣且大矣秋厓名統
蘇之長洲人起家辛巳進士

贈吳參議序

嘗讀史於西漢得汲長孺焉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吾愛之重
之以爲仲路之儔也於東漢得黃叔度焉澄之不清澆之不
濁吾愛之重之以爲仲弓之儔也仰止千載之上徘徊風氣
之餘得其近似者其南海之吳成甫乎或曰成甫政方初試
官始就顯何遽至是曰君子見幾於利害之萌常人迷心於
得失之際方予之爲考功也官雖郎署之間職有課覈之責
乃成甫瀕考六年績也予會之欲語而遠其席予遇之欲就

而策其馬當其時成甫上無可援之人內無可憑之勢孤立
自好隱練行業予陰重之曰斯其人殆有所見乎及成甫之
已考績且久也勢可行資鎮重不動官可速轉積滯不然當
其時予既久於郎署而且改乎閒局乃成甫禮遇益厚辭貌
轉篤予陰重之曰斯其人殆有所養乎嗟乎士風係於治道
世運不淺也隆汙占焉升降卜焉即有位或顯者也趨之如
雲霧稱之如賢聖雖平日不足其人者亦改面矣即有勢或
去者也議之如吹毛賤之如棄核雖平日深受其益者亦變
情矣夫方其顯也其趨我者之言未必皆真也然人情喜譽
而惡毀遂不知已之所至而以趨我者之言為真也軒然自

褒而傲物者多矣天下之士所由不至也是故治道難隆焉
世運難升焉方其晦也其棄我者之言未必皆當也然人情
好榮而惡辱遂改其已之所守而以棄我者之言為當也歛
然自貶而逐物者多矣天下之士所由不與也是故治道日
汙焉世運日降焉嗟呼此吾有取於汲黃二君而重成甫之
近似也未及吏部請于

上陟成甫為福建叅議其鄉仕南都者黃國興諸大夫請贈
言遂書以與之成甫名章廣東南海人起家辛巳進士

贈魏尋甸序

費人蒼厓魏君宗召為南戶曹至正即七年矣

上以吏部請陟爲雲南尋甸知府其僚周宗道鄭惟東日宗
召蒞事精敏洞察吏弊而又稟受剛直人不敢干以私至其
接人誠篤樂易和而不同於世味泊如也斯其人分符鉅邦
佐叅雄藩亦宜乃有今轉乎予聞之亦疑焉未幾黎平太守
祝仁甫者予年友也陞四川叅政焉又未幾刑曹正郎鄭諧
甫者予所知也陞廣南知府焉夫黎平貴州之僻郡尤劣於
尋甸其守且陟至大叅廣南視尋甸滋遠惡且屈鄭刑部以
徃此不可以說尋甸邪夫南詔之地往隸蒙段而尋甸即新
丁仁德處也人多棘羅俗近百夷

皇祖開國以來於洪武十六年併省爲美歸厚二縣定爲六

郡自是爲守以治者無慮百人然皆未聞有用夏變夷之政
或且今年速寇明歲興戎如今日之安銓事者接踵也

聖天子重忘遠之戒弘並生之仁是故於其遐邦夷府多簡
賢能以往使宣德化而臻治理於是宗召有此尋甸耳然則
治之者如之何曰昔諧甫之往也嘗告之以馴虎教獠矣言
虎揉尚可馴教而况廣南之民乎然則尋甸可知已是故子
視其民者未有不父其我者也第視其民者未有不兄其我
者也生徒視其民者未有不師長其我者也乃若賊傷其民
如虎揉焉則民亦未有不寇讎其我如虎揉者也夫子謂子
張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夫士而忠信篤敬蠻

猶可行而况於爲民父母者哉宗召固夫子之鄉人也改蒙
段之俗爲鄒魯之風其在斯行乎區區如仁甫之擢以至鄉
相不足爲宗召道也宗召名公濟先籍山西汾州後爲山東
之費人起家正德甲戌進士

魏氏雙壽序

大守魏宗召之父東蒙先生嘗舉山東高第尹邢臺有善政
以宗召貴封南戶部主事今年生八十有四歲其配邵氏封
太安人今年生八十有一歲宗召之友爲宗召問壽序予曰
宗召胡不問壽於鄉人之孟氏乎曰孟氏鄒人也去費遠今
歿且父安能問諸孟氏宗召胡又不問壽於鄉人之孔氏乎

曰孔氏魯人也去費近今歿且父安能問諸孔氏乎曰子
嘗聞孔孟之父母乎曰稔聞之矣爲叔梁紇及顏氏仇氏也
曰孔孟歿且久而其父母子尚能言之則其壽不待問而知
矣曰濟所知者名也其所不能問者實也曰有實則有名有
名則有壽名不足而有壽者鮮矣實不足而有名者鮮矣然
則其實也濟知之矣博文約禮孔氏之實也於是乎一貫得
知言養氣孟氏之實也於是乎四端克將無在是乎曰然此
所以謂子爲孔孟之鄉人知壽二人於無窮矣予縱有言焉
豈能以及是乎於是宗召嘆曰濟以爲壽親之道在問四方
今乃不出乎吾鄉

朱拙翁七十壽序

儀真學生朱永年學於鷲峯東所一日問壽其父拙翁處士曰年父字天祐性賦質直不飾言貌而又慷慨樂易少既廢舉子學乃殫力生產作業又能計會多獲奇贏家因饒裕其事年大父旦暮旨甘滫瀡不缺堂廡敞即改致輪奐以悅其意年季父生一子得惡疾日視湯藥如已子他日季父謝世撫其遺孤愛益篤里中柳生者志士也家貧而行與俗違乃延爲年說章句有急難出重資解脫不爲計生年兄弟五人每訓以柔善童時曾讀小學書恒謂年曰書不必多讀只小學能行用不盡也則先生何以使年父壽至數百歲也涇野

子曰年聞陳咸尹彥明之父母乎咸父丈夫也教其子以謹尹母則婦人也欲其子以善養夫道之在天下顧其人得之何如耳如其得之也雖婦人不讓于丈夫况拙翁處士質直自取陋陳萬年而不爲哉年雖爲咸可也爲彥明可也且子他日固欲事君矣其道即拙翁之悅親者可克也固欲事長矣其道即撫弟遺孤者可克也固欲推賢讓能以居朋友寮案矣其道即柳生謝氏事者有餘也曰年不至鷲峯東所則止知吾父之道高而不知其所以遠之者則在年也聞先生之言年雖努力以學張子厚之事殿中丞程伯淳之事太中公不可乎曰年能如是則拙翁處士雖數千歲未艾也

賀惲器之受旌序

嘉靖七年湖廣鄖襄荆常及安沔諸處旱熯爲虐人至相食
聖皇降勅以責荆楚之官發金以拯桂玉之歲當是時宜興
惲君器之方爲均州守也均州僻居山谷石多土少地瘠產
薄而又緇流^{楚蠹}食雜役蝟興一遇凶歉視他邦尤劇君曰若
俟內帑民死久矣乃借庫出銀以立則而行糴定價動糶以
安貧而保富審籍列戶以給票而發倉計口開單以分日而
程月或給此以來遠糴或準貨以易官穀或出告以速四商
鬻男女者不出境遺老幼者有所館典田宅者必至官販牛
者望封而退納香者謝兵而進無賴妖讒及諸盜竊者皆使

漁獵樵蘇而息於是上官率良其策而郡民實受其惠他地
不免於死亡而均人獨無溝壑憂然其究在稽里正之擾遼
忠信公正崇廉耻重身家者以委之也比歲少稔若已陞戶
曹郎矣未幾撫按諸公謂

人主御臣欲激勸於將來當課功於既往乃旌舉一時藩臬
守令賑濟賢能官員而君在竭力殫忠之列上令戶部移
咨南曹轉行應天羊酒獎勞蓋異數也且一時湖之守令不
啻數百輩也遇旌者九人而已而君居其先一時列郡不啻
數十州也免饑者三州而已而君居其首宋富公之賑青州
將不於惲君而再見乎或問堯舜病於博施濟衆者何曰此

爲有天下者言也且博施非難濟衆爲難蓋有博施而不能濟衆者矣未有濟衆而不能博施者也是故儲有千則發之千儲有萬則發之萬拱手計數人人而可爲也惟夫與之升者得其升與之乘者得其乘此非加志於窮民用哲于知人行義於革奸審方於辨物者不可得而然也嗟乎如憚君之法行雖當時以救全楚不可乎

聖天子方勵精民瘼以求免堯舜之所病者思得人以用憚君如不自多益克大其所有他日雖進至卿相佐聖天子以身親見其濟衆于天下可也

實制堂私錄序

夫文何爲者也以明道也夫道何爲者也以經德也其德厚者其道廣其道廣者其文行是故靡辭不足以闡幽冷辭不足以適治游辭不足以貢俗艱辭不足以辯理故叔孫豹謂臧文仲之言立而孔子謂子產之辭不可已也今觀梅國劉公介父之作其殆似之乎昔者予之在告也梅國提學自蜀來褒衣雅度私以爲真士子之師也及予改官南都又數聞其孝以終母庶以睦鄉恭以下士嚴以繩貪有古明公卿之風故思見其著作常棘棘焉乃今固有斯編乎夫梅國且將肅百僚貞百度朕肱玉室使

聖主之德流行於四海雖周之召誥立政商之悅命皆可企

而作也則其文豈啻於此乎其文體之美詳在司馬林公序而折類次題則鳳陽守曹君仲禮之所校定者也

木齋胡君雙壽序

木齋胡君汝季與其配汪氏生皆七十其子大器學於鷹峯東所托其友章宣之王伯啓問壽焉涇野子曰所告壽於孺道者久矣乃于今日而始問乎所告壽於孺道者多矣乃於二友而始問乎昔者孺道欲爲文則謂之曰汝能爲七篇仁義者乎孺道至徹夜不寢思往焉昔者孺道欲求行則謂之曰汝能爲程氏二難者乎孺道至失其家婢而不怒思往焉昔者孺道欲爲德則謂之曰汝能爲漢之石建隋之楊椿者

乎孺道至事兄猶父躬執湯藥處鄉如家身行謙素聞聞乎思往焉今孺道所造其實踐能克之也木齋君汪夫人之壽吾可以千歲定矣今孺道所造未實踐能克之也木齋君汪夫人之壽吾不可以千歲定矣二子曰木齋君慷慨剛正見義必爲雖未籍學然事親殯葬與禮不喪其克恭二兄怡怡如也又嘗開塘灌田波及鄰里殆千餘畝霞阜之野齊口歸仁他日出穀賑饑有司授以冠帶棄而不着生子四人勉使爲善不溺流俗汪亦柔順孝慈而賓祭勤儉巷無居婦即是行也豈不可以數百歲哉曰是在木齋君汪夫人不在孺道是故孺道如前所爲文即汪可以望仇氏之緇駟而並驅也

孺道如前所爲行與德即木齋君可望太中公萬石君之芳
躅而接武也是豈惟可使其父母千歲哉於是二子以告孺
道孺道以告其兄大周大同共獻諸霞阜之堂曰世世子孫
無忘也

杭澤西八十壽序

已丑之夏太學生宜興杭錫賢封謁予於柳灣精舍未幾持
月惺卷以索題予嘗爲之說上蔡以至曾子三省之學錫賢
既別恒不忘數以書來謝今年冬錫賢乃列狀托其友周道
明問壽其父澤西先生且曰封父爲兒時即穎悟不常乃四
十始舉進士授官吏部歷稽勲考功諸司所交皆當世名士

雖已顯猶爲講經會乃被儕輩憎擠仕外爲福建提學副使
後陞參政至布政云然厭塵事執掌抗疏勇退於是吏部奏
于上有歷仕有年持身無失之褒既歸乃葺園壘山與弟雙
溪都憲公及諸弟徜徉山水飲酒賦詩不問世事明年正月
八日即八十之初度辰也則封何以壽吾父至數百歲也予
嘆曰錫賢而忘往年日惺之題邪且錫賢不見荆溪之蕩乎
其樞風呼雨映水漱石固美矣然非引根茁笋之暢茂則固
無以爲此蕩之光遠也昔者上蔡爲惺惺法之學不啻使其
父壽也雖曾祖商者至今猶存焉曾子爲三省之學然後獲
聞夫子之一貫使其父哲與已並壽今雖以等南山之無疆

可也然則錫賢欲壽澤西先生至數百歲者惟在不忘日惺耳夫惺也者心之星也是故衡有銖兩鈞石之星也若爲塵垢所掩則不可得而辯矣天有斗樞三垣五緯二十八經之星也若爲雲霧所障則不可得而辯矣夫人心之有星亦猶天與衡也而錫賢心之有星則固澤西先生之所授者錫賢而果能日惺惺焉不掩于塵垢不障於雲霧行與衡平動與天游則詩所謂彼醉不知視天寔寔者皆有愧於錫賢而錫賢之壽其父者殆與謝氏曾氏可媿矣况澤西先生之道自足以傳方來者乎於戲壽澤西先生之言於錫賢自惺之外果無餘說也澤西先生諱濟字世卿

壽林母吳孺人七十序

處士林基學自莆田來過鷲峯東所問予曰賢母吳氏出涑陽望族虞部員外贈郎中肆公之外女孫也生有高識復閑禮度既歸先君無違宮事雖吾祖耻齋及吾曾祖璞菴皆稱重之以爲可以範女流起林氏也先君心度怡曠好延賓客不時之需皆母辦具先君又過怙賢兄弟姊妹終歲無怒容吾母矯之以嚴今皆賴以成立及先君既歿綜理家務猶如強壯宗戚閭里贈遺周救罔有不宜明年十月壽躋七十而賢資不逢世朝夕之鍾鼎之養謬意高遠學不能潤身則何以使吾母至千歲也涇野子受其簡而基學亦移之鷲峯方

丈居焉今年三月基學又申前問涇野子曰基學所言者皆在母孺人者也不在基學者也在母孺人者可數百歲在基學者可數千歲昔者顏子之養親也先以其簞饌之親而後餒其簞其親不以其簞爲貧也顏子樂之先以其瓢飲其親而後啜其瓢其親不以其瓢爲薄也顏子樂之故能使其父路母仇至今數千歲猶壽也如使其父母不悅於簞瓢乃顏子自以爲樂而不改則雖夫子不肯稱其賢而顏子又焉能使其親壽至今存和基學其自卑近處求之不可乎何謂卑近人之所言吾亦言之實非人之所言也人之所行吾亦行之實非人之所行也人之服食吾亦服食之實非人之所服

食也世之學者溺意於官祿詞章而忘其身心之何在者固非也若使抗志高遠立論宏濶而躬行不繼者亦非也何者言行相背體用殊途道術裂爲天下私也基學參葉科舉專心學道不求仕進已高出常人之上矣若是鍾鼎之養之念未盡絕則猶夫在科舉也抑吳孺人亦未能忘情於是邪如吳孺人能忘情於是也是誠天下之賢母可與尹彥明母比肩矣而基學雖終身負米以養之可也又何憂不能潤其身如顏曾氏哉然則吳孺人之壽基學雖使至數千歲可也

少保工部尚書俞公七十五壽序

嘉靖七年三月十六日宮保太司空西湖先生臨安俞公生

七十五壽矣耳目益精音聲益亮動履益矍不衰當其壽
豈啻百歲有餘乎或曰遐筭之人猶長生之木厚受而不剝
者壯其幹多靜而不折者達其枝有功而不居者忘其陰見
美而不貪者足乎已臨難而不避者定其心公天授醇樸膏
如岡阜長大博雅無一巧偽習是有幹也除御史不久居一
鴻臚十餘年在通政亦近之玄修潛養不求人知外感無所
撓是有枝也省自工費陰施於民既戡定邊惠處之若無是
不有其蔭也人方爭炎已則守涼人方爭榮自云非粘其視
權勢通顯泊如也則其在已可知矣爲少司空日塞北有警
上曰保定等五府武備非其人不可乃命公兼右僉都御史

往蒞公即毅然星駕無所顧忌則其於心可知矣昔衛武公
和身守抑抑之戒學盡猗猗之竹壽越九十且百歲宜乎瞻
望公者以爲難老也呂柟曰此猶未也去冬予道經歸德其
城西有廟巋然問諸士人皆曰此宋睢陽五老祠今少保俞
公所重建也公釋褐爲行人時差典

周府喪禮途感瘡疾幾不能生舟次歸德仰天嘆曰某五歲
而孤賴母教育至有今日萬一客死遺母孰養天如佑我獲
事母終死亦無憾失聲痛哭醫侍皆泣是夕忽寤五老鬚眉
皓白立語爾母壽高汝壽亦遠官且崇顯病當尋愈公即請
問答曰此地五老人耳且訪其詳則宋太子少師杜衍侍郎

王渙司農卿畢世長郎中朱貫馮平年皆八十有餘致仕里
居用唐白樂天香山故事結社賦詩形於繪像有廟于斯歲
久而頽公遂捐俸托守重爲建置其後公母太夫人年八十
有七公官果至今尊去春四疏乞休
上遣中官賜羊酒蔬菜再疏乞休

上賜勅致仕給之歲夫月廩卽者優游泉石強健倍昔昔孔
子謂仁者壽其門人有若以孝弟爲仁之本然則人之能孝
猶木之有本乎當公恨疾念母之時其誠已通天地達鬼神
矣斯其志雖千萬世永可也區區浮生之一二百歲何足爲
公筭乎於是其子南京都察院都事意民以予素受公知也

請登其言於軸寄壽於杭杭父老子弟聞之皆歌南山篇以
侑觴

醉泉朱公七十壽序

刑部主政烏程朱瑞卿來曰雲鳳斬焉有母氏之喪未除也
輓輓哀疚之間幸吾父醉泉翁年登七耋而尚健少慰不肖
之懷耳則何以使至千歲也吾父諱仁字以德受性敦慤亦
復直率無所文飾雖敝衣蔬食恬然處之其於世之聲色紛
華絕無所好惟資給不肖以學至假諸富室鬻產而償亦無
難顏家後少裕又以貸貧雖棄貲不校也性頗喜飲意不在
酒若遇合志之朋知義之友則日與酬酌不知其他去郭二

十里有別墅在棲賢山每花辰月夕携三四者舊角巾野服
駕扁舟而往使僮子引壺觴捧卷帙或席地而酌或倚樹而
吟以自適於溪山林石之間嘗受有冠服之榮一赴鄉飲棄
去不就於是有人君子識其意號翁曰醉泉云今八月二
十四日其初度辰也答曰若是則醉泉先生之壽詎可量乎
夫泉也出於山下放於四海行而有常流而不盈疏天地之
命脉發陰陽之秘結者也飲而以是爲醉吾知其有節矣昔
有爲吏部者嗜飲至盜隣舍酒醉眠其槽甕之間予嘗以爲
濫矣有爲從子作詩以戒者至以酒爲狂藥則又恐其言不
能盡行人不肯盡信予嘗以爲隘矣惟淵明有酒斟酌堯夫

飲喜微醺之二夫子者則予所喜慕也乃今見醉泉先生之
事將無庶幾乎今夫火盡露其魄不久而化若潛之於物養
之以固則雖甲夜種旦日求無弗繼者矣而况於泉之有本
者乎然則先生之壽可知其遐筭也莊周曰注焉而不滿酌
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是謂葆光夫葆也者藏也大也
久也惟於光也藏斯大大斯久矣又聞之云壽有三有玉澤
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夫玉澤之壽在書五福之首
不過百歲耳若夫聲聞行仁之壽則乃人子所與臻蓋不啻
數百歲已也是在瑞卿焉

簡軒文行集序

張武庫冲霄刻其父簡軒先生所爲詩歌暨諸名卿所撰先生之碑志傳讚凡百餘篇曰文行集他日過予曰先君子不獨文焉耳而行實先之然亦嘗聞諸其鄉縉紳矣亦皆曰張簡軒温而敏恭而畏信而孝雖暗室屋漏未嘗敢欺而窮通得喪患難死生交變於前不一易其守當時遊其門者殆百餘人多科第去而簡軒君竟不獲一遇然其志亦可取矣嗟夫世之爲詩文者多迷心於煙雲花鳥而不知志之所向故雖連篇累牘君子以爲未文也其或文也又心與口違身與辭舛雖論皆仁義言皆堯舜君子以爲未行也然則簡軒先生以布帛菽粟之文而有人倫日用之行斯刻也又何難焉

聞之云古之君子積學累行蓄而未發者多顯諸其後然則光前人之志而見諸事業措諸天下者其在冲霄乎雖然文未也行本也本之不足而惟末之事雖以往時沈宋鮑江二陸三謝亦無足取况其他乎然則冲霄之爲繼述者當必急所先矣簡軒諱鯨字文升松江之上海人弱冠已知名卒年纔五十餘云

約齋序

莆田劉子少功以約名齋蓋取夫子以約鮮失之意夫約要也又儉也大抵對博而言有所會歸也今夫絲千緝萬縷甚無頭緒也有所約焉則各順其理而不亂以爲錦綺羅縠黼

散文章以飾身而華國無徃不可道之千變萬化事之千條
萬緒必有所主何以異諸則夫子所謂一以貫之者其約乎
七十子之從事夫子也非不皆習聞其說也然或以辯失或
以藝支或以勇淺或以名蔽惟顏氏曾氏獨得其傳故顏子
曰夫子約我以禮曾子克唯一貫而孟子謂其能守約也然
則居是齋者其有志於學顏曾而上求孔子之道者乎少功
誠如是也予願摳衣捫齋以示我於入室焉

貞順集序

儀制正郎莆田方世佩以簡書付歛人吳成并貞蔭集謁予
閱集乃成祖母汪氏守節成問諸名公大夫所為文詩者也

予嘆曰世有如吳汪者邪乃如此其貞乎世有如吳成者邪
乃如此其順乎世之秉節者至於撫遺孤已矣於其孫息已
薄世之尚孝者至於事孀母已矣於其祖敬已衰夫仕榮之
歿也汪年二十四上托以六十姑羅下遺以二歲孤廣汪植
桑種柅啼泣蠶績撫孤旣立有子五人而孤死乃又撫其五
孫與婚與業至八十餘歲而後卒古紀季之存鄴夏侯令女
之有曹氏不是過也夫孤廣之歿也成年不過十五六乃於
汪也生則問壽於學士程篁墩尚書戴浮梁歿則問序傳於
太常羅杏峯太僕都玄敬郎中王開州副使方思道其詩則
幾滿百人或跋山涉水越數千里或候門跪祀守一二年蓋

自弘治庚戌至今幾三十餘年昔漢石建唐李密之守訓陳情不是過也夫厲貞集方按察之所題也言汪之貞以厲時人也貞蔭卷者羅太常之所題也言汪之貞以蔭後人也予遂改其集曰貞順言非汪則成不能以有今日非成則汪不能以傳後世汪為貞婦成為順孫皆可以風化四方矣

江陰劉氏家乘序

江陰劉氏家乘凡二十卷光祿卿毅齋劉公克柔所裒輯九峯山人鄒辰輔所校編者也為 誥勅文者計十有四為碑誌傳狀題贊者以百計詞賦詩引序歌者以千計蓋公自釋褐以來卽謀顯其先人寢食行坐亦未嘗忘故積言富多率

皆名筆他日辰輔難於彙分欲以十千為別列 誥勅於七集公曰乾敢後其

君乎辰輔又欲以文序分生榮死哀為丙集丁集公曰乾敢先其祖乎於是辰輔請予曰歷往日雖聞毅齋名未聞毅齋道近因講譜乃知其毅於忠與敬也呂子曰卜子嘗云大夫及學士始知尊祖求其人而不得乃今見毅齋公乎夫人之生也與化同運然千姓之內聞無四五數世之中達不二三間有名士焉出因以闡幽發微昭潛揭隱則於其先也雖販繒織蒲之末屠狗醫牛之細亦與圭爵章甫者並耀史冊蓋天地不以貧賤富貴專人而積行累德之家固終用明昭也

夫劉氏自諱茂叔以來且九世其族屬單遠且百指雖代有哲人殊無顯者逮於毅齋煥知其祖茂叔開端於無錫信之啓家於江陰耕樂表墓於黃山鶴軒立傳於張簡而友桂翁重銘壘贊不可殫述雖遠在公署彥美之裔亦波及袒免總麻之戚夫毅齋者豈惟止於始知尊祖者哉故自耕樂而施雖達得纓繹之先皆由是明也可與廣順矣自友桂而施儒僭秦秦以至剛源珍瓊皆由是恭也可與廣孝矣由身而施堯禹以至芹薜皆由是睦也可與廣弟矣由子輔學而施登政麒麟以至選嵩皆由是昌也可與廣慈矣夫孝弟慈順忠敬者道之六物也而毅齋務之以其五物以處家以其一忠以居國斯不可謂之善行乎宜乎世之善言者皆歸之毅齋也然家乘成而乞休之報適至費庶子曰毅齋善事友桂翁及母薛淑人甘髓之味精毳之服一菓一蔬必先之而後用其餘若訓淑義方卽籍記不忘在戶部以清慎直方忤權姦五下獄而不渝其志嗟乎五物以孝為本以敬為地而一忠則以直為難也乃毅菴咸明厥躬而又徵諸人言劉氏子孫之於斯譜也其善守此五物以來忠於國乎哉

壽余封君詩序

南京陝西道監察御史柳州余行甫勉學仕於南越年矣迎其父碧梧先生來今年八月五日適先生六十之初度辰也

南海吳誠輔臨桂秦相之諸君子皆廣東西人與問壽言予
曰先生之居柳溪為况也曰先生既去合州矣又有行甫矣
家食十載日無一事惟耕督僮僕讀課孫子奕留朋儕酌延
親舊或撫悠然之軒或卧北窓之下於世慮泊如也古稱提
挈天地獨立守神為真人象似日月益能致壽為賢人先生
將非有賢人之况者乎且先生自舉廣西不偶禮闈也得歷
教於臨江海鹽吉安皆身率以正動嚴以規既取風憲甘於
自黜不賂權奸三邦之士咸頌焉及其出令光澤禮感太守
義遏橫寇勇斷富孀逆僧之罪邵武之民咸稱焉及其陞守
合州供應省其費寇竊散其黨豪猾杜其奸積逋完其課權

貴失其欲合州之民咸思焉此雖以壽一二百歲不可乎曰
予欲諸君子更壽先生至數千百歲焉亦嘗見園丁之接花
菓者乎於園有株木焉花間如錢菓結如繭已矣他日接之
以技不三二歲其花大如盃其菓大如盃然猶以常木接也
而况以樹本巨也乃又蘊澤於根達脉於幹則其發華萼而
懸碩菓者又何如哉且謂程太中何時生人乎曰多淳化至
道間人曰此其人自淳化至今且千年然猶長視又履存而
不死比於朱顏黎首者尤強壯焉安知碧梧先生不是人如
也夫太中之永壽者以伯淳為之子耳伯淳之為御史也神
宗召對之日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為先以

至誠仁愛為本不飾辭辯不急功利常言人主當防未萌之
欲不可輕天下士其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興
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神宗至俯身拱手以聽今
聖天子遠駕堯舜已非神宗可比而行甫之為御史適與程
子同則固當以程子為法也行甫而法諸程子以誠意感動則
聖天子必將見采以禪諸行事當時被其澤方來仰其德而
行甫之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碧梧先生如太中者又豈
可少年歲數哉

送倪宗玉知廣南序

上元倪君宗玉既有廣南之命其僚何起莘方其大及其女
弟夫鄭維東謂予曰夫廣南雖府也然遠在雲南之鄙地多
儂人俗類百夷蓋與古器野維摩阿迷師宗為隣其跣足長
襦絲髻火笠醢鼠噉虫之風今尚有之即昔持摩道之地疑
非人所居也蓋其郡治自洪武中建置於平突坡來百六十
年無重繕者往年郵人楊守雖少葺理又旋罷去故宗玉斯
行徘徊躑躅以為難且宗玉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僖公之孫少保吏部尚書文毅公之
嗣子生長都邑居養宦門未習蠻方一難年十三以蔭授中
書舍人十九而莅任九載陞南工部主事積至今官久宦清
華未諳夷情二難曰士之仕也豈必先履其任而後踐其階

乎豈必預至其地而後居其位乎是故優於此者必足於彼
堪乎其繁者則不患於其簡也且宗王昔為中書也嘗同武
安侯冊封 岷世子矣固卻璽金一無所受厥後在南部抽
分龍江則陳列便宜督修城池則庶役咸悅監收磚廠則宿
弊革及綰綬都水剽繁治劇動有條理四司大夫齊口褒
嘉且南都乃鄉里親戚所在有道者宦之猶甚難也宗王仕
幾二十年操持之正明敏之材又皆無可議焉苟持此以往
則雖治廣南如腹裏不難也且宗王不見文毅公之探親宣
平手地當邊徼之外身居朔漠之中日與韃靼為隣時以干
戈為處爾乃因楨陵之霽雪登高岡以作賦喜豐年之瑞慶

羽檄之停視虜窟穴如遊青溪其忠勇何如也又不見文僊
公之奉使朝鮮乎卽席命筆文不構思座客侍人縮首出舌
駭嘆驚服及試以雞酒一飲數斗未嘗沉酣夷人畏之如神
其文雅何如也夫廣南不險於宣平不遠於朝鮮而宗王又
素有繩武趨庭之學苟持此以往則雖治廣南如家庭不難
也昔漢太尉楊伯起楊叔節以清白致位三公而其子司徒
伯獻又以德業繼之傳其道於子文先魏尚書僕射杜伯侯
鎮南將軍杜元凱以材德致位將相而其子尚書左丞世嘏
又以名勲續之垂其休於子洪治然則宗王之光前裕後者
亦在斯行乎或曰漢班超與任尚書亦宜載之笥中以行

送鄭成昭知臨江序

南刑部正郎莆田雪齋鄭君成昭既有臨江之命其同鄉仕南都者皆欲贈之言而正郎諧甫者其族孫也乃為之來問曰族祖舉辛未進士于今幾二十年矣他同年多官尊而位顯族祖今始得臨江功名之際可謂屯蹇矣曰雪齋君直乎曰直曰剛乎曰剛則何以明其然曰族祖自鉛山知縣有治蹟徵入為刑部主事也時錢寧竊柄以事干請族祖力沮之竟以直道行於是錢寧銜之未幾謫降臨清州同知錢寧敗陞知州又嘉靖改元查錄守正被害之臣乃獲陞南刑部員外郎四閱月轉郎中然又以養病去六年之冬病起復任今

春乃有此陞曰然吾固意有此不然今其官未必一臨江也夫時有遲速者在天之數也道無損益者在我之真也古之人有速者矣一歲而三遷今豈以為盡然乎古之人有遲者矣十年而不調今豈以為盡非乎如其在我者之已真也雖一歲三遷不為速如其在我者之未真也雖十年不調不為遲故君子求諸我不求諸天守其真不泥其數即使雪齋君阿錢寧而安其位今且躋華歷要然為父母國人之所難言又安能如今臨江之為美也况

聖天子近勅吏部特重太守之選至戒御史不許作威折挫異時跪啓俗禮一切革去二考有治行者得陞僉都御史按

察使九年有治行者得陞侍郎都御史然則今日臨江之行
不減於二司矣又何為遲乎雖然此猶以官論不可以煩吾
雪齋君也夫臨江古吳越之地漢都尉之邑自宋江南轉運
使張鑑奏割瑞之清江吉之新淦袁之新喻以隸臨江也而
後臨江之郡始壯以大矣其後相繼為臨江者如林冲之之
措置有方彭合之蠲秋苗耗末張著孔本端之勸諭士類江
溥王伯大之賑荒有法臨江人至今千百年猶祠祀之雪齋
君入其國而祀之兼取其長而措之政以為諸守令者法又
可以遲速論邪

贈張公陞按察序

昔者予之在京也東隣有沮濱劉副郎焉與夏山同官於刑
曹會必言夏山賢而夏山亦或在問予因為其翁作荆溪篇
曰美哉夏山可與之以學舜乎比予之在南京也同年有約
菴周都憲石菴段地卿則常之鄉大夫也會亦必言夏山賢
而夏山亦數寄問予因為其號作夏山篇曰美哉夏山可與
之以學禹乎乃夏山治常三年正大弗詭高朗令終抑賦砥
稅田桑有餘力怒在良善威逮豪強旣安闔郡亦殄江盜擣
及巢穴聲聞于朝錫賚有澤羔羊在躬於是廣人鄭翹易
人馮越陝人劉秉端屬邑吏也荷表則之誼興頌禱之情有
懷難述假言于予是時夏山適有

上命晉遷福建憲副因受其問作常州篇曰美哉夏山可與
為龔黃也或曰擬人必於其倫舜禹聖人夏山雖賢似未能
為若龔黃不過漢循吏夏山且進臬司以望卿相矣乃混為
媿休不亦錯乎曰舜老而慕親禹無間然夫夏山風木之思
不忘荆溪翁而齋扁以為顧誕之資者曰禹嘗至是山乎夏
山而不已其學不渝其操又何患舜禹之不可學哉乃若龔
黃之字民平賊長於治郡矣及其為相聲名損於其前夏山
自是以徃外撫維藩內登臺省當又有陋茲龔黃者乎今夫
登太山者方其迤邐梁父之間徘徊石閭之際則固高步接
武不以為難若夫三觀之顛天門之上崎嶇乎鷄籠蓮花之

峯跋涉於艱都馬棚之崖則非益著其力更進其勇不可至
也然則夏山滋知所自勵乎或曰時俗為有司則數善事上
官為上司則好人佞已習以成風困窮因是不獲其安夏山之行
而不及是何也曰夏山在常而不阿則在福建必不陵下矣
何俟言夏山大輪字用載浙之東陽人起家正德甲戌進士

送張臨洮序

嘉靖八年當天下述職之期南充張廷茂莘登科甫十餘載
歷俸不五六年乃以南戶部正郎陞知吾陝臨洮府夫臨洮
境接巴雋地控邊陲南捍鍾存背阻大河北狄之道西羗之
鄰其為俗也前志皆稱其勁悍而質木好勇而喜獵尚武而

務農然地有升降政由俗革則固不可執一論也昔趙充國
馬援兩漢之名材也當是時此地雖已置隴西郡而先零罕
开猶雜居互處時肆侵掠二君皆能挫擊諸羗留屯於此其
勢之難者已如此矣及至晉世蘇則為太守撫循有方諸羗
歸附宋遂改為熙州而王韶姚雄苗綬种師道諸君子由此
其成名也况今聖化漸濡之久王政誕敷之遠非異時可比
而又得吾張君以鎮理之吾知臨洮民可賣刀劍而買犢牛
矣今夫鷄之育卵也當其外者移之內當其內者移之外及
其既雛也饑至則引之食鷹至則覆之翼雛然後遂其生而
免於患君子處華夷之間盡柔能之道則固當審誠於是矣

且廷茂方伯庸軒公之嫡孫四川鄉闈之魁選也初授兵曹
主政不二月丁内艱服闋尤思親未置不干仕進者二年戚
友亟促之而後行既補戶曹主政以至改南或監收天津或
摧稅北新律已嚴正蒞政平怨軍民咸悅商賈無滯爾乃撫
謙不伐常若有失以此為臨洮將

聖天子所求治行卓異之守者不在若人歟

送大理少卿石厓林公北上序

石厓林公以吉既有大理少卿之命其鄉友劉少功謂予曰
夫石厓者都憲豫翁之子而吾莆田之望族也吾莆人一時
仕兩都者蓋百輩士胥以千計而石厓之賢則獨推焉莆人

皆為詩成冊欲得一言於其端曰於戲某受知愛於石厓者
舊矣不知其鄉人尤爾甚也今有縉紳於此也官方筮仕名
始通籍乃即傲宗族陵鄉曲買田閩屋耀衣榮食以為鄉人
苦於是鄉人或私斥其名或公詈其祖或咀呪不欲其顯甚
至欲戕其身而火其家者相尋也其視莆田人於石厓何如
哉漢張湛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在鄉黨詳言正色建武初為
左馮翊常過其里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云位尊德重不
宜自輕湛舉禮與孔子之事以為父母之國所宜盡禮然則
石厓之所得於莆人者將非以湛之道乎夫古之明王登崇
賢智以為卿相必於鄉焉舉必於里焉選者誠以不能於家
則不能於國不能於鄉則不能於天下蓋以先其本也夫大
理天下之平也誠得如吾石厓有鄉行里德者以往又何難
焉而况於久已試之者邪書曰猷成而孚輸而孚其在斯行
乎且夫陳平世人之所不甚重也然其後日宰相天下之業
基於其先里社分肉之均是故君子以覘其微也石厓而程
朱之學而思敦仁義之道斯行也必將淑問如臯陶或且即
日大拜以慰天下之望矣若曰位已尊而德已重或自怠而
驕則非吾石厓之所為也

刻雪洲詩集序

嗟乎詩之難言也久矣安得起少司馬雪洲先生聽其緒論

哉粵自世降詩刪人泯樂亡韋孟得其志不得於言司馬相
如得於言不得於志若乃志旣不失言亦爾雅蘇子卿為近
之晉魏以來難道也是故其志定者其言簡以重其志儉者
其言質以實其志剛者其言果以斷其志直者其言明以厲
吾以是而觀雪洲之詩將無似之乎嘗聞胡稽勳矣言雪洲
事事不苟如古人行又聞孟中丞矣言雪洲廉介無比巡撫
時孟氏為屬縣吏當出巡雖二司茶饌不一受獨受孟氏饌
曰重其賢以勸他官耳於戲雪洲柚未之能晉謁卽今所聞
當其志從可知而况其言之收取若是哉先生之子戶部襄
將刻其詩於梓謂予嘗學詩問序焉於戲予方有見於志而
未能又安能以序雪洲詩然而先生之志則固不可泯矣因
推著之以告夫為詩者不止於音韻格體也文數十首意亦
類詩皆附刻

賀李君尚友陞車駕主政序

應天儒學教授李君尚友既有車駕之命其徒孫葵數十
人來曰吾師漢東先生之迪我應天也峻守以教廉崇慈以
教信嚴範以教禮博物以教智時課以教業吾諸士方奉如
著蔡駸駸然向進也乃遽有今遷吾諸士以為失依歸則何
以贈諸涇野子曰是安陸人李尚友邪吾嘗習之矣昔者於
鹿門鄭氏之第見文賦焉其才傑以敏其氣直以剛每竊高

其曾次焉他日其徒曹廷欽汪威問學於鷲峯東野數持其策問以觀稽古以証今對時而裁務無所不具則又嘆曰古所謂博學而切問者當非若人與然則孫葵之言奚疑乎雖然文事易武備難訓士易治兵難非武備之難也文事而不能達諸武備者斯難耳燕趙之人善為車若使之為舟則於舳艫檣柁皆莫能措手矣吳楚之人善為舟若使之為車則於轂鞞輻軸皆莫能用巧矣是故君子舟車咸宜水陸皆可然則車駕之晉豈非尚友文武兼閑之地哉世之文士方驚於浮媚尚友既於應天而敦革之矣世之兵力方憂其虛弱尚友之在車駕以告長而暨僚者又豈能熱然哉君子之仕也盡其在我者而已位之升沉遲速不論焉聞尚友之初舉湖廣也可以速取科甲矣乃不忍以其親一日餒也輒解路金買田養親而不行及尚友之既舉進士也可少遲以取科道部曹矣乃不忍使其親一年貧也甘就學官以祿養而不待是其於升沉遲速已出他人之見矣苟於車駕以往恒猶是也則道在必行時不能移勢不能屈吾於尚友沛然乎苟於車駕以往未或猶是也則他日雖積登卿相人亦將謂予前勇而後怯而尚友豈必其然哉

贈陝西提學僉憲鳳泉王子序

南京吏部文選員外郎鳳泉王子惟賢既有陝西提學僉憲

命其僚潘五山諸君以予嘗同寅也委贈言焉予曰予鄉得鳳泉子以督學也全陝之士應不變矣予嘗讀思齊之詩矣鳳泉子其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乎又嘗讀靈臺之詩矣鳳泉子其憶於論鍾鼓於樂辟雍乎昔者先王以士為民物之本也是故辟雍樂而後庶民來庶民來而後魚鳥麋鹿若以小子為成人之始也是故見小節焉踐小義焉鴈行分任提携不至于頽白而後賢俊衆政化成後世或不然苟有詞材也雖小子未造則登進之以壓長老苟無詞材也雖成人且德則抑挫之以孫童非是故長幼為之陵替辟雍因之不樂而欲民來物順不可得也鳳泉子澡行中州績學翰苑

孝弟著于家庭政教明于官守既理劇郡尤重銓司蓋得學之正者也斯行也當使西人復見是詩乎或曰此西周盛時之詩今其蹟已蕪矣無已則唐乎曰蘭池三苑之靡望春梨園之侈士人多為詩賦沒矣不足與也無已則漢乎曰平舒五畝之事石渠白虎之講士人頗為訓詁溺矣非其志也故予於鳳泉子西周之行奉奉於周召相成之道也且予嘗涉渭臨瀆自滄池飛渠至于豐邑以訪米廩東膠鬻宗類宮之處凡羽籥絃誦之教書禮乞言之舊者聞之矣又嘗渡洛沮灞澶之水觀于肺浮蓋我大華九峻之區以訪家孰黨庠術序之故凡太師少師之模上老庶老之訓皆聞之矣鳳泉子

踐其地而稱之猶樹柳耳且鳳泉子洛陽程子之鄉人也明
程子之道已久矣程子之論詩與西周也以得闡睢麟趾之
意為重鳳泉子按河州而巡麟遊其風猶躍然可觀也又豈
賴於子言哉况

聖天子方復棫樸菁莪之治以綱紀四方鳳泉子豈不足以
襄此作人之化而基他日燮調之具哉鳳泉子河南宜陽人
起家丁丑進士選為翰林庶吉士以有 藩府親出守廣德
及滁州後 藩府親歿例得入為京職至今遷云

贈五山潘君考績序

五山潘君叔愚之考稽勲三年績也太宰紫巖劉公既以勲
能詳慎材優兼攝而譽著公平四者上考矣將行以觀

聖天子其僚在軒諸君以予舊同寅也皆以五山之美告於
予予曰信哉諸君之知五山子也夫五山子予知之亦舊矣
當勞而不辭居長而不傲多文而不伐優於政事而不自足
既篤同好亦寡私繫豈惟其績可上考哉雖於考德也吾亦
將無疑乎夫學者之於德也不患立志之不高患其力不足
以繼之耳不患立言之不妙患其行不足以克之耳是故觀
蒼海而嘆汪洋非得水者也惟夫携侶以乘航上瞻搖光下
窮尾閭者斯得乎百川之會矣觀岱嶽而嘆翠嶺者非得山
者也惟夫奮足而躡梯下遺石間上止天門者斯得乎峯之

尊矣夫五山子吾嘗見其行浮於言矣無或使其言浮於行也吾嘗見其力克其志矣無或使其志匱於力也昔者有子學夫子之言其言無弗似夫子者矣曾子學夫子之行其行無弗似夫子者矣然則行浮於言者其入於德也又何疑哉於戲五山子行將晉受聖主之眷他日雖積至卿相亦將自是豐豐乎寧肯以今日之考及諸君之語為自足哉

贈玉溪石氏序

夫學者之於師也不在於效其言在於聞其言得於心見於身發於事也昔者予之守史官也陽明王子方在銓部得數

過從說論語心甚善之後陽明子遷南太僕及鴻臚而予再以病起當是時穆伯潛為司業於南監冠子惇為府丞於應天嘗寄書於二君曰陽明子講學能發二程之意可數舍晷也比予再告且請而陽明子官益尊道益廣講傳其說者日益衆然視予初論於史官者頗異焉於是日思見陽明子以質疑而未獲也及改官南來而陽明遊矣方切悼歎居一年得見其徒玉溪石氏廉伯則喜曰斯人也非他止效其言者可比其善為陽明子之學者乎其聞其言得於心見於身發於事者乎古之人之於道也同已者或知其惡焉不以其同而私喜也異已者或知其善焉不以其異而私怒也後世或

不然為陸氏之學者則嫉朱曰何其支離乎為朱氏之學者則憎陸曰何其禪寂乎今夫道豈有彼我哉人自岐之耳咸之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苟至於貞也日往可也月來可也皆不失其為明焉寒往可也暑來可也皆不病其為歲焉苟惟喜同惡異幾何不蹈朋從之害哉予之學不能陽明子之萬一而陽明子嘗曰夫夫也是可與語者也陽明子之道予也魯未能從然人之議之者則輒語之曰予講道之人而索其過非仁也今石氏為陽明子之學而取予予未能為陽明子之道而心敬石氏至形諸寢食則石氏非善為陽明子之學者乎夫石氏苟不已其道焉則他日雖

日月生明可學也寒暑成歲可學也然則石氏自視亦不可細也是時吳楚之學者蔣實卿輩數十人皆信石氏之學而樂與之遊因其考武選三年績也請予書別語於戲若考績之榮固不足為石氏言也

瑤池蟠桃園詩敘

鄜州宋獻可仕為南京山西道監察御史二年矣其母魏氏生五十有六歲也獻可數謂予曰宜也羈宦於此不在吾母膝下每當晨昏鬱鬱不自安茲繪瑤池蟠桃園以致遐祝願一言敘諸詩之端庶紓宜望雲之心乎且吾母克相先考裕菴君存不違經寡不渝節鄜人稱貞焉事先王父母長史君

杜孺人備極誠敬旨其無缺鄙人稱孝焉宜兄弟姊妹四人
先君既逝皆撫教成立至使宜有今官鄙人稱慈焉此其為
婦道母儀亦完矣則雖以等蟠桃可也且近者 郊祀覃恩
家君贈監察御史而母獲封太孺人矣涇野子曰獻可何必
蟠桃園哉且予嘗見壽安圖矣昔者程伯淳之母壽安縣君
侯氏也生伯淳神氣秀爽異於常兒嘗抱付諸姑任氏能指
遺釵侯以為異長遣就學勸太中卽事名賢後為御史進說
甚多不飾辭辯惟以誠意感動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賢育材
為先又言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
風寢衰遂忤執政直道益彰至今儒生學士皆師事之歸其

功於母侯氏而侯今且千歲存壽未艾也然則獻可為是圖
不尤愈於瑤池者乎且獻可剛明方正事至立折無所顧忌
當其資性稟受於魏太孺人者固未嘗減於程伯淳之於壽
安縣君也使其學如伯淳為御史亦如伯淳又何患魏太孺
人不數千歲與侯同哉不然則世之為蟠桃園者吾見亦多
矣乃皆未能於其親加一日月焉何邪且夫孝者所以事君
也而况於以母之孝以為孝乎貞者所以處僚友也而况於
以母之貞以為貞乎慈者所以使衆也而况於以母之慈以
為慈乎誠如是也則將使其母傳天下揚後世無已也又豈
蟠桃之年所能限乎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六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七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徐紳編刻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吳遵編刻

序

別東郭子鄒氏序

予與東郭鄒氏之在南都也三年矣每以居室之遠會不能數然會必講學講必各執所見十二三不合焉初會於予第東郭曰行即是知譬如登樓不至其上則不見樓上所有之物予應之曰苟目不見樓梯將何所於加足以至其上哉東郭亦不以爲然他日同適太學雪中行已過長安街北矣東

郭曰今之太學非行安能知哉予指前皂曰非斯人先知適太學之路以引馬予與子幾何不出聚寶門外乎蓋自是所講數類此乃東郭又以學問思辯以爲篤行於知及之亦然也予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非有商傳說之言乎世之先生長者恐人徒知而不能行至於立論過激以爲行然後真知耳非謂以知便是行也是故格物致知明善知天皆屬知誠正脩齊存心養性皆屬行但行必由知而入知至必能行耳有學於鄒氏之門者或見予予必以予之所見者告之且曰今之學以甘貧爲本改過爲急苟能行焉講知行之不合無損也苟不行焉雖講知行之合無益也然而其徒多守其師

說未之能信也間有從予遊者亦謁東郭氏東郭子誨之曰知即是行人能致良知焉則非義襲而取也予曰此說固然然必知義之所在而後可集耳東郭且行恐予猶懵然於是也過予復論之其愛厚之心甚盛也然予終不能解惟以前說宛轉開陳遂講及執一之學喜同惡異之弊累數千言而後已東郭子始少然之恐東郭子別後猶前說也書之卷以贈

贈乾菴李君序

南京刑部郎中李乾菴惟大鯁有陝西僉憲之命予聞之嘆曰是秉廉不惑者之李乾菴耶朝廷用人恒如此即士

不鼓舞民不阜安者鮮矣予嘗往拜乾菴矣廡繫下駘之馬
室無函丈之席四壁蕭條一僕藍縷以官之俸金給家之凶
歲乃嘆曰誠如行人及戶刑二部諸僚之稱也斯人也分巡
西土當非地方之福乎且自予至南都遇諸士論學必曰甘
貧遇諸大夫論政必曰廉或曰學何不一貫之講政何不多
材之談而乃區區論甘貧與廉不亦腐乎曰士之甘貧則簞
瓢之類枕肱之孔皆可學矣大夫而能廉則下塞漁獵之途
上杜奔競之門百姓皆足閭閻厭梁肉矣夫惟甘貧則能廉
夫惟能廉則必甘貧之士也故予於李乾菴之廉獨深敬慕
焉雖然乾菴斯行所典者刑也夫刑也明不盡則是非清公

不至則喜怒偏慎不致則生死易決不果則姦偽滋夫明公
慎果雖生於廉然廉矣而明公慎果或未至則亦非其廉之
性也昔者包希仁可謂廉以明矣然而脊杖鬻杖之間吏能
罔之包莫能辯焉則包平日所事者察而非明也蘇孺文盡
法于清河太守非不公也由君子觀之未免用意以徼名耳
是故子貢有信陽之行夫子謂之曰爲吏者奉公以刑民不
聞枉法以侵民治民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
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已受之故君子無所不
慎焉又謂子路曰衣敝緼袍而片言折獄有如是之果也而
不能從政者鮮矣是故慎如端木氏果如仲氏則乾菴雖由

清刑以理全陝之民猶運掌耳况乾菴之道明白端重無所
循阿他日受知
聖上或入爲廷尉或晉掌秋曹以與周之司寇蘇公齊名吾
見其有餘也乾菴西行予方臥病不及言既去矣予鄉仕南
都者思乾菴之爲人俾予爲是以相告知乾菴之不棄邇言
也

旌節卷序

旌節者旌安福人周君之配許氏節也周君諱梯雲以子侍
御照貴已贈監察御史許已贈太孺人矣奚旌乎其節也言
乎其初也婦之抱節者亦多矣奚獨於許乎節之被旌者亦

多矣奚錄於周乎許之節有五苦周之旌有三難夫許也年
十七而歸贈君越二年而贈君歿琴瑟之好未及中世一苦
哀毀幾絕即欲身殉止以七月之娘忍死圖存以紹周後二
苦當是時父以其年少也欲使再適乃矢死靡他其事舅姑
外無可資之親內無可仗之力誠孝所極鬼神可通三苦每
自言曰生男吾守弗生厥既生男曰天意有屬於夫家
即二世獲嗣矣誓與存亡以告周人危疑自堅心等金石四
苦侍御襁褓嘗得危病抱泣籲神寢食俱廢及其少長紡績
資學給油伴讀辛楚叢懷猶昔在娘之日也五苦夫以如是
之苦其旌又何難耶令甲守節在二十以前奏旌在五十

以後太孺人卒年四十有九格於長例一難凡旌者先申舉
矣則行查行查矣則覆勘覆勘矣則覈實覈實矣則保結保
結矣則類請經五移而後獲若節婦或當覆勘而死或當覈
實而死或未類請而死其行雖烈也皆中寢太孺人五移皆
未行也而卒二難其例雖當旌矣然文滯於歲月事稽於吏
胥苟非有力之家以及在顯之官莫能成也然而侍御前以
諸生而含抑後方釋褐而未命三難於是侍御曰吾母忍死
以存煦煦旣成立而母志未顯何以生爲乃遍訪掌故之儒
歷詢守節之家得於桐城縣人陶亮之妾吳氏亦四十九歲
孝廟特旌又與陶鏞之妻鍾氏陶繼之妻方氏死後獲旌相

同乃言曰煦母守志於十九之年比三十者已前十年其爲
志尤難也煦母死節於四十九歲比五十者止欠數月若不
死甚易也其辭悽慘人鬼泣聽於是五苦之節始白三難之
旌遂獲於戲許有侍御則雖三難亦無難矣許無侍御安知
一旌不十難也周有太孺人則雖五苦亦不苦矣人苟非太
孺人則雖一苦莫能堪也是故凱風之婦其子已七也然猶
以勞苦而嫁孔悝之鼎其先雖顯也然猶以誣美爲銘故凡
侍御之有今日者皆五苦之所造也由侍御言則謂之三窮
焉故凡太孺人之有徃日者皆三難之所始也由吾儒言則
謂之一理焉子非母不成乎其爲孝母非子不顯乎其爲節

子母二人更爲一道死生殊途共永千載於戲若太孺人者
真共姜夏侯令女之儔而侍御痛太孺人之能秉節於家也
則必能秉節於朝而不渝以與古名賢班矣諸知侍御者
皆爲之賦詠其事云

賀雷州知府易後齋七十序

予同年南京人後齋易君今年生七十矣四月二十二日則
初度之辰也當是時同年仕於南都者有五人焉致仕在南
京里居者有二人焉皆將稱觴以賀而後齋有子曰同學於
驚峯東所先謂予曰諸年叔之壽吾父也雖以酒吾父之托
壽於諸年叔也唯以言耳乃召王繪玉洞桃花萬樹春之圖

以展予且曰安得使吾父常如此圖乎予嘆曰後齋年兄其
有子乎且予嘗聞壽有三在焉不在言在行不在人在已不
在身在其子孫後齋天授質朴少喜書史肆意文翰聚徒授
業資養二親每當時祭必致洗腆既舉進士滋篤政務海寧
之撫字刑曹之明決雷州之牧政至斷疑獄活十數命寧忤
當道以至罷歸不以爲悔既著績於所至亦騰譽於四方材
德既美職位未滿是其已之行以致遐壽者已有二在矣又
奚賴於人與言哉惟是在子孫者則同也不可不勉昔者許
仲平年七歲受學於鄉師一日問其師曰讀書欲何用其師
曰應舉取科第耳曰如此可爲致君澤民扶持斯道乎師大

驚謂其父通曰賢郎穎悟非常他日必有大用吾不能爲子
之師後仲平果拜相遂成用夏變夷之功以續周程張朱道
統之傳使其父通至魏國惠和公壽到于今數百年未已也
同之年已弱冠矣而予之學又不敢止以鄉師自比則同之
讀書所欲用者固又嘗講之亶亶矣所謂壽在子孫者不同
是乎然則許衡傳同自是不可不日誦而夜思身體而力行
也同苟能則後齋公雖壽至數千年以與惠和公並可也於
是諸同年皆稱難老之觴而同舞彩衣於堂下當是時視後
齋真如在玉洞桃花中矣

贈陳順慶序

南京戶部郎中侯官陳君良弼既陞知順慶府矣適胡貞甫
來予曰人臣之材賢有大小高下與之郡則有廣狹遠邇蓋
言甚也順慶古巴郡岩渠之地金泉樓樂以雄峙嘉陵渠篆
而襟帶既領二州亦隸七縣外阻重慶之徼右達潼川之封
則實郡之廣且近者非良弼之高賢矣才不可得也夫士之
仕也不患大用之不至惟患公論之弗獲人可大用也偶得
卑官則衆惜環至人可小用也偶得重任則群誚立興良弼
陟順慶而上下察察無弗以爲宜則於公論又獲之矣雖然
治郡有三常一曰正士之常二曰足民之常三曰明法之常上
不正則口誦孔孟而身爲儀秦欲以成化不可得也民不足

則貌若親順而心實仇讐欲以致治不可得也法不明則姦
譎肆行而良善陰挫欲以措刑不可得也夫良弼於三常將
無已諳之乎良弼有門人李實者記良弼既舉乙榜司訓臨
川善誨諸生多所獎進嘗校文廣東得人最盛以被屢薦陞
推吉安東公惟哲民有善謠至與異時陳茂烈並名爾乃既
取風憲改南戶部蓋嘗推稅新河以便民督儲鳳陽以祛弊
監督芻糧以正法典掌司牘以完逋負而釋寃禁繼又校修
會典清處屯田總巡倉場間有不嘉斯行也充臨川之教以正
蜀士即無不化之蒙充戶部之政以足蜀民即無不獲之夫
若又以吉安之理通其變使民不憊以措刑有餘也雖然一

人也或一日下七十城或三年不能克一邑豈其智於前而
愚於後哉志之不繼耳一材也以治郡則有餘以爲相則不
足豈其長於此而短於彼哉學之不至耳是故爲衛泉者必
以鄭藪爲難爲鄭藪者必以楚湖爲難若爲越海則諸水皆
細而歸焉予嘗聞志於伊尹矣一夫不得其所若已推而納
諸溝中則二州七縣者豈真爲廣乎又嘗聞學於顏子矣至
欲以夏時殷輅周冕虞韶以爲邦而佐王寧肯以一郡爲有
餘乎吾知良弼順慶之往必不肯自謂已能之也予之賢不
及良弼良弼之材優於予獨以予年少長而無能也乃同貞
甫諸友數與予處故予於良弼之行也言志與學云於戲元

齋教授之志占靈先生之風知良弼之必不忘也

送趙溫州序

南戶部正郎守樸趙君文卿既有溫州之命其僚秦象之諸君謂予曰異哉文卿之爲仕也當其始也由南戶部主事進郎中又進南吏部稽勲郎中又進北兵部武庫郎中又進武選及職方郎中自下而上由遠而近若是乎不謂之陞耶當其今也推補光祿少卿矣而不獲乃推補尚寶少卿亦不獲推補大叅矣而不獲乃推補憲副亦不獲至是始得溫州焉去京堂而就監司去監司而就司若是有司若是乎亦謂之陞耶曰子亦嘗聞陞降有出於位之外者乎大行不加窮者不損

况知溫州也而以爲非陞乎亦嘗聞陞降有出於時之外者乎上下無常進退無恒况於推光祿也而以爲非降乎昔有齊人懷千金者矣之楚而買荆山之玉果以錦綺載以舳舻中流而遇暴客并千金亦失焉使不之楚其千金固在也鄭人獲良馬數十匹不自用散諸宗戚比隣而自留其一駘鄉人皆以爲愚也他日廐焚駘斃宗人歸一良馬戚人歸一良馬比隣各歸一良馬不數年而前馬俱至無缺乘使其初也良馬皆在閑廐之下今爲灰燼久矣雖欲求一駘不可得也是故知退者知進者也知降者知陞者也况吾文卿畿輔名學燕趙碩士兵穀具練文武咸閑自督揚州商課已邁介守之聲後

處職方叅戎之劇尤多經畧之績士林固以材卿名大夫望之矣然則温州之往豈能久淹驥足耶當路者固暫試之以爲他日大用之途耳且即温州亦不可以易而視之也過於慈者失其義過於嚴者失其仁過於恭者失其智過於察者失其禮由其道而無愆得乎民而無損文卿雖自此以陟臺撫而正藩臬皆其地也雖自此以邁循良而登聖賢皆其所也區區京監何足云文卿名錦涿之良鄉人起家丁丑進士

抑齋序

抑齋者何抑抑子司寇公周克之齋扁也公崑山人嘗號玉巖矣棠陵方子之所題也公又自謙曰君子比德于玉吾不

能且吾之名廣也言心體之大耳克之則無所不該苟不從事於抑而有下學篤實之功幾何能稱吾名與字乎夫公爲

御史時以直言被謫廣東懷遠驛厥後權姦既誅 召復舊

職乃又有直言謫阮州竹寨驛去驛不百步則灌莽也虺蛇

虎狼之所穴處而遊行公乃獨居其中止次字士淹侍焉一

夕夢老人拄杖以過問其年曰八十矣詰旦偶展及大雅見

抑之篇焉諷詠不已旣而頓悟嘆曰夜所夢老人者非衛武

公邪今所讀抑詩者非以啓予邪全令德而堅晚節當不在

是乎乃遂扁抑齋於燕居以自傲焉夫公兩言之事皆關切

大政言人之所不能言其兩謫之地皆窮極荒遠處人之所

不能處當其志與氣固可以橫四海而塞天地不可謂非廣也乃猶以抑齋自勵則公之所進豈有窮已乎且予嘗讀抑詩矣不過謹於言行耳故抑於言則必磨白圭之玷以惠朋友而承萬民抑於行則必慎屋漏之觀明爲民則而幽爲神格矣公如是也又何慮不稱其名與字哉雖崇陵子所謂王立千仞之岩者將無亦在是乎若曰斯抑也以前之挫而爲戒以位之高而或持是皆不知公者也

贈柯掌科考績序

獅山柯君元卿爲南吏科給事中三年矣考其績於吏部諸諫議錢之青瑣外署以予同寮也邀陪餞燕馬酒行須野丘

君曰南都之害馬快船劇有司計窘無所於處抗論祛弊不畏讒傷自獅山始凡內府之庫人門人以及關人厥人冗

濫滋甚侵漁細民論汰其半以復舊額自獅山始操江戰艦向無紀極也亦皆閱視分明定為恒規自獅山始

聖皇欲節財裕民班給關防于南科而獅山監督倉場塩局凡三十所剔嘉刷垢歲省萬計其已丑考察論黜精當後有留者旋亦賊敗他細事且勿言此皆昭昭然在人耳目者也予嘆曰獅山子之績果若是乎其多也獅山子曰相方以是爲慮耳夫銖銖而較之將其鈞石者得無或遺子寸寸而察之將其尋丈者得無或誤乎天下之事各有攸司百官之職

各有所重猶之藝麻者舍其縱橫之畝舉耆暉而治他人沃
桑之園力雖勤桑雖盛非已分也且古之言者無專職後世
有專職矣乃又分理他人之職茲予所重慮也曰然則獅山
子之慮可知已乎于此有樹桃樹梨焉已普其實矣然而嘉
虫陰食其核明嚙其膚遠咀其枝葉園人朝治一虫焉其夕
猶夫朝也夕治一虫焉其朝猶夫夕也園人憂乃問樹於藪
師則告之曰如欲毓斯木也必壅其根沃其旁時初歲以振
其身則無嘉患矣園人從之而明年桃梨乃實焉昔者齊景
公爲其亡馬與鳥也欲罪園人及燭雛晏子乃皆益之以三
罪而數之其後園人乃獲生陳平以決獄錢穀不知其數也

而漢文滋重其賢齊景不足爲明時道而陳平亦非獅山子
之所欲將其言亦有其方乎且朝廷寄公道于科道凡人
材暨錢穀兵刑禮樂必委之以稽察科道以爲真則信其真
科道以爲偽則信其偽即如是也百司知懼而諸弊革革其
陰有益于國與民也不淺矣乃獅山子猶過慮焉則真有
取于藪師者乎夫事有兆謀而時有定機是以君子別小言
大言之入也故如其未得言也雖使歐陽子以書切責者亦
不失其賢如其可言也雖司馬君實以刺義勇之微回折韓
魏公不以為抗也且獅山子以光明端愷之心而為博大正
直之學既舉丁丑進士作邑于永新與有擒濠之功繼令于

商河又有極饑之勞夫治天下猶治一邑也獅山子已蚤諳而豫閑之矣茲為諫官又得與宰相公卿論可否爭是非以共治天下斯往也雖因以獻納上輔

聖主之德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以成備績也不在是乎於是諸諫議曰子司符也而言吾科豈其欲為杜蒯者乎

贈侍御楊德周考績序

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東岡楊君德周之考三年績也其僚王君元王會諸僚餞于憑虛閣曰東岡子自為御史也使之巡城則閭閻不夜驚使之折獄則訟至能辯使之外巡群倉內巡九庫其考稽之密繩糾之嚴姦弊無不革至有言于

上亦無弗中理也曰東岡之績有大於是者亦嘗聞之乎今夫富人之為宮室非一手所能成也必使栢人為漆桶人為椽闌人為榱椽人為連閤人為門若乃勵其勤惰察其巧拙使群匠咸效其能則在夫督工者也若群匠或競功而爭雋則督工者又得以定其上下息其喧嘩俾富人之室家膏慶以落成焉於是主人計績班物則群匠受下勞督工受上勞故東岡之績非他一官一司者可比也昔者秦穆公既得百里奚而耳目聰明思慮詳審公孫友雖致上卿以讓君子不以為敗也鄒忌之仕於齊也既舉黔涿種首北郭刁勃以來徐楚燕趙之國雖從車羅綺君子不以為過也此雖小國之

臣也亦皆審於績之大小而安之耳今之御史得與宰相百官論是非

天子且胥天下之賢材以付之使其別白優劣進退善惡以圖太平其績可小數乎於此有十畝之園焉既樹梓漆又種松檜冀數年之內可以作琴瑟而充棟梁也然旬月不視則葛藟荆棘蒙纒繫蓋下不成蹊上不見日其中無所有也於是主園者覓園丁以芟治然或秉斨未審而持刃未熟則或并枌梓而除之主園者排扉而視徒見其踈朗空濶可恣遊憇也遂以為園丁良厥後琴壞棟撓將覓材於中國無可用者則園丁之為績亦不易立乎故古之君子數觀治園以治

世焉聞東岡初令寧晉子惠邑民除去姦慝卓有聲稱後以材堪治繁烝調吳縣吳縣賦多役重素稱難治東岡蒞之易如樹柳夫治天下與治一邑同况御史振肅百僚與佐理天下者同故予得因以言治天下之道知東岡必不以今三年之績為滿也東岡苟益進於盛焉則他日雖積登卿相以佐理天下者亦由是乎東岡名叔器福建候官人嘉靖二年進士云

感恩盡思詩序

南刑曹正郎鄭君從商數謂予曰得父菊軒公生嘗業儒愛山水多所吟詠桂林人稱菊軒處士焉得母魯氏以德內相

之當是時家事蕭條母常紡績寒暑不廢而母又孱弱父教於外母訓於內勉以夙興夜寐無少懈惰母既成舉人為縣縣矣乃吾父母相繼以歿及母陞入南刑曹後蒙

聖恩贈吾父如母官母贈為安人然皆未之能見也興言及茲涕泗摧裂諸相知者憐吾榮親之未逮也皆有詩章以詠嘆其事則何以教之也曰從商而知仲子路乎其貧時身食藜藿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累茵列鼎願為舊事不可得也他日以告夫子夫子曰由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矣然即夫子言之則從商今日之事得非感恩盡思者乎宜以是題之冊焉雖然亦不可止於思也昔日仲路

雖片言能折獄考其所自樹者能使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其一言從商當折獄之任而明決忠信又常希乎仲路雖由此以使菊軒贈君及贈安人如子路父母焉並千萬年存可也

贈侍御田德溫考績序

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小村田君德溫考三年績其諸僚合餞之而鈍菴何君道充數過予問贈言曰宏嘗為六合小村子時巡江也不以其不材嘗辟之於朝且嘗斷一流囚焉蓋得其情之真矣小村子三駁而予三執之不改不以予為倨也小村子嘗三過六合矣予皆適有公差他出不及一迎

事及覽吾之政蹟詢吾之行事曰此其為吏亦可乎不以予之失迓為簡也予聞之嘆曰鈍菴而知民之休戚時之隆污之幾乎惟繫乎士風之直與佞耳今夫為巨室之棟者必取深山之材而不用街巷之木豈其惡近而好遠哉以其材碩大無朋而能直耳他日子之在外也見為上官者或不然其屬吏田野不治獄訟不息然以其善趨承而有依恃也則遂忘其瘼官焉以為賢而薦之其屬吏貨財不好請謁不行然以其好躓直而守迂愚也則遂惡其微名焉以為不賢而棄之是故上官一舉錯之間真休戚隆污所關也則小村之事豈非予所深慕而敬羨者乎聞小村嘗為麗水知縣剛明方正

能慈惠於細民上官獎且辟者九十餘次焉既為御史諸所巡視監理查盤刷卷巨魁就擒遂蒙

聖上金幣之錫夫若是則小村之取於鈍菴者豈非首績乎又聞小村云玉生平無所長惟是長史家君每以忠孝庭訓馬玉奉差或之任每便道歸省必以是訓玉今且考績又得便道以省吾親自念職益重而政未成又將勞家君之訓玉深懼無以對之耳夫若是則小村之成今績者又豈無本乎雖然斯政也行之一處易為力大行焉則或變斯孝也行之強壯易為學終身焉則或忽小村他日或進臺撫以至宰相其取人猶夫於鈍菴也而不變即天下之不康又者鮮矣小村

他日雖越耆年以至耄期其順志猶夫今日也而不改即後世之不揚名者鮮矣小村山東利津人正德辛巳進士

贈劉體乾考績序

石首人劉體乾為江陰二年拜前館城華亭之俸考其績於吏部江陰進士吳奠陸九齡方業於太學謁予於鷲峯東所曰涇野子知吾劉侯乎自蒞江陰壹志愛民動法古昔立四戒以阜民守五程以安民定三規以烝髦士尔乃自修清約食多蔬腐絲竹歌舞一不經日自行儉樸以為邑民先於是化被綺山風行海上斯徃也雖漢之循良何可讓乎涇野子曰是舉癸未進士名欽順者劉體乾邪予舊知之矣人之言曰

文不足以知行言不足以知人豈其然哉方體乾之會試也予適得其卷未知為誰氏也然其念民之無衣至言圖不可繪藍縷之狀憫民之無食至言耳不可聞呻吟之聲予撫卷漢曰此其人下必能澤民上必能致君者乎遂持以告于主考先生主考先生閱三試皆相類以為有古風必非常士也即列置上等今如二生言則予之所取於體乾者亦將非妄乎夫騰口之說與造道之言不同專文之家與篤行之士不類蓋花之剪綵為者與其有本而生者遠觀之雖其紅粉瓣萼亦畧相似若就而細玩焉風神光潤生意盈溢有本者自不同也予固不能比孟氏之知言然而於體乾則既驗之矣

且昔者之評體乾也不啻此耳以為為臺諫則必能直言天下之事而不回為藩臬則必能均濟困窮之民而不偏進為中丞宰衡則必能甄別海內人材而不私體乾考績而行此其位皆可以漸而至者也若其所行皆如予之所評則予之自幸於非妄者又何如哉况體乾之高祖方伯公舉永樂辛卯進士為翰林侍講者三十年纂修國史銓集六經多出其手直以不干楊文定公仕於藩司而止祖刑部君舉天順甲申進士在刑曹有冰檠之操明信之聲乃未究其志而卒則體乾之所以發潛顯幽而光先世之積者雖起周程之道而樹韓范之業亦可也

贈葉敬之考績序

南刑曹主政旗峯葉君敬之將考三年之績他日邀餞敬之而棟塘陳君忠甫雍里顧君武祥亦在座於是敬之偶言及董仲舒諸葛孔明程伯淳之於道也予曰董葛可謂立矣於權恐未能若伯淳則庶幾於化乎是故言於神宗則斂容以待言於安石則敬其忠信雖司馬君實純誠能信于華夷欲用伯淳猶慮其無以異於元豐後當累人耳故伯淳若用董葛不足道也敬之曰董不及程或然矣若孔明則三代遺材文中子謂其可興禮樂恐亦未可少乎曰孔明豈惟不及伯淳雖蕭何亦未之能及也武祥曰論人品孔明優曰正謂人

品不及何耳棟塘曰論學問蕭何劣曰正謂學問劣於何耳然則蕭何之學與人品奚當乎曰何之學雖未及周公之大且純然而人品則固有伊呂之風矣當漢高之未肯入漢中也則勸之入養民以致賢及已致韓信陳平諸賢矣乃韓信忽亡則不告諸王而身追信漢高疑其詐則曰取天下必斯人也漢高欲將之則曰此不可如呼小兒輩禮也乃教之築壇以拜而問策夫惟築壇以拜而問策也秦楚之士天下之賢皆自杜南蜀中而入如飢渴之就飲食於漢也乃然後出漢中以定三秦長於籌者用其籌長於戰者用其戰長於計者用其計而我惟給餽餉以繼其後故雖取天下如卷席以

定漢業而人不知為有何也孔明之時雖漢失人心然尚挾帝室之胄入蜀後並未聞吳魏之賢有至者爾乃區區校簿書列陣置用巧於木牛流馬之他技果於自用而不知也在蕭何則謂之夫我不暇矣然則蕭何奚為能是也曰不以喜怒為愛憎雖胡越人皆如兄弟矣不以異同為賢愚雖仇讎人皆如朋侶矣是故蕭何之所用者皆范增之所毆者也此夫子獨絕乎無我而顏子請事於克己也謂蕭何未有所聞可乎於是三君子頗然之酒既而敬之猶申告行之請曰即所講者可贈敬之以為他日位至卿相需矣棟塘名良謨安吉人武祥名夢圭崑山人敬之則台之太平人起家癸未進

士

贈邊華泉致政序

大司徒華泉邊公守南戶部尚書二年矣去冬來數疾作每帶病聽政其湯藥調攝則間居於家於是都御史汪公言于上吏部覆疏准歸休報至南都或者曰公既疾矣但去之少後耳其僚少司徒新山顧公謂予曰公歸之心久矣惟是聖上方勵精堯舜之治則不敢以已疾自便重違

聖上心是以遲遲耳報至而公喜曰吾可浩然歸矣予為之作而嘆曰蘇子卿不云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故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勞而弗怨其殆邊公乎或者之言何其

細也公斯之見何其大也夫大臣宰相之度過人遠矣今夫詩儒人之所喜談而力為者也刪後以來士林率稱漢蘇李唐李杜之為其模而作者不可以縷數今且千餘年無能一追其踪我朝弘治以來當文明熙洽之時於是公與慶陽李獻吉安仁劉元瑞信陽何仲默姑蘇顧華玉鄆杜王敬夫侯官鄭繼之諸君子奮翼聯起刮磨砥礪首倡雄製當其鏗鏘真可頌頌李杜以為

聖代一時文字之光彼慶陽信陽侯官既以足乎此而往矣公與安仁姑蘇乃皆致位九卿而公所至又漢三公之地昔人所謂品職冠服可同丞相郊廟服冕可班太尉者也乃公

益寬厚博大雍容鎮重且事至立折慷慨不回凡所著作多
飾諸政恐李杜大用未能及茲則公雖先數月以去又豈如
今行之爲明哉且公年二十發解山東即成進士既諳禮於
博士旋昭諫於兵科一仕提學副憲屢任南北太常明辟著
於司寇砥賦行於牧伯蓋進退有儀而出處致審者矣則公
之去就信非或者之所易識也有習于公者曰公雖疾也政
務少暇輒披覽經史所積書已充棟猶抄集不少暇夫公職
摠地官位如此其高也甲子未六十年如此其不老也乃其
志與學又如此其不倦也苟使不去以竟其所有則其行道
於時者雖漢劉寵不足比也又豈啻今日乎雖然書云雖尔

身在外乃心固不在王室公歸歷山之下瞻依泰山之旁願
養天和保愛道學

聖上思元老舊臣再起公於冢宰之位台鼎之間公雖力舉
伊傳周召之業可也寧肯喜於今之解任而自巳乎

後溪西遊詩序

後溪子年少時從其父蘭溪先生籍於延安之葭州既弱冠
與予同舉陝西已而又同舉進士被選為御史又或節推平
陽出守鄭州遂以同知蘇州而去居浙之蘭谿者十餘年蘭
谿蓋後溪子之原籍云後溪子曰寬生長南方宦學北地凡
燕趙雍豫之境足跡所至皆已十七獨建業吾南州之勝也未

獲遊覽豈不闕典乃從溪買舟渡錢塘泛大江直抵秣陵凡
金集虎丘之逸牛首花巖之麗罔不收入詩卷以暢襟懷名
之曰西遊錄間以示予問序焉予得而觀之歎曰後溪子為
御史則思振肅群工為州府則思綏集百姓然其志未竟也
而罷今皆一泄之于詩乎斯遊也後溪子豈徒恣盤樂云哉
雖然後溪子如不以一西遊自足也歸息蘭水之上醉起
金華之側載裝琴書重整行李趨梁甫詣泰山以窮其奇而
採其神更為東遊錄以並西遊如之何當是時若遣一价以
問序予雖千萬言亦不辭也

贈秋陂王僉憲序

祥符人王君元玉自行人選授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明而
有斷直而不阿

上以其風采昭著可戡繁劇也方三年即擢江西僉憲坐司
理訟焉其僚宋君獻可為問言涇野子曰予有一言久懷之
未敢以告人告人恐人之不用也曰予知王君久王君亦知
予之久也宜是以未於王君而猶憂其告之不用也奚謂相知之久

哉然則所謂一言者何如也曰不遠伊邇皆予與君及王君
之所早聞而幼識者也雖然請試言之曰非予之言也夫子之
言也在六經乎在四書乎曰近在大學重在論語雖六經也
不外是耳然則子何言之難而秘之固乎曰祗恐王君以為

易而不然爾曰王君如以為易也宜無是問矣曰夫子不云
必也使無訟乎曰若是宜其憂人之不用而慮王君之不然
也夫古今異世風土異情今天下方多訟而江西尤甚易日
月以售私更姓名以欺公幻有無以愚吏鬻証佐以藏奸籍
威富以干紀挾德怨以陰報覓簡牘以陽謁此七者蓋不可
以慈母訓而文儒分也是故大其桎梏猶有以為微纏之細
者矣重其鞭箠猶有以為楚萋之輕者矣廣其囹圄猶有以
為畫地之隘者矣極其聰察猶有以為木訥之可犯者矣今
乃曰無訟雖則夫子對時則謬不亦誤王君乎且何以能無
訟也曰大者勿論姑以田土一事言之昔者條山之頂平陸

之區有膏腴之田數百畝焉虞公曰此虞田也朝耕其西畔
焉芮伯曰此芮田也暮侵其東隴焉分爭詬辯積數年而不
決乃相與跋雷首泛洪河以訟于西伯履華陰而足欲蹠跚
濟涇渭而舟欲溯洄且至豐鎬而訟心皆息以置閒田矣于
是周之臯門積歲常開而無金矢之入肺石生苔蘚嘉石映
日月也曰苟若是果不能有訟矣宜將告諸王君使誦無逸
之書焉曰微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不遑暇食使歌思
齊之詩焉曰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斁亦保不聞
亦式不諫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以不負子望王君以
求學孔子文王也然則王君斯行也其亦甚重乎曰然王君

名琇起家癸未進士予嘗獲見其試卷有深學

贈司馬君守懷慶序

監察御史西虹司馬君魯瞻為南京四川道五年矣蓋臺中之望也比懷慶守缺銓曹以為此中原之處而河山要害之地也乃奏陞魯瞻予聞而往拜之君曰其郡也若之何則謂之曰蓋嘗九過是郡矣依太行帶沁沈襟黃河黃河善徙徙南則北民無田而有稅徙北則南民有稅而無田野王之墟恒以是爭也孟之力能於途衝而未休甯之畝荒於風沙而未墾皆予所親見也乃若軼陟及溫多傍山阻而近斥鹵其民剝疾而寡固以吾司馬君之道而蒞之遠可如寇恂近當

如文彥博矣他日君又過予曰予所言者皆土俗也其何以益泰乎曰君亦嘗聞崑山之牛及來丹山之鳳者乎朝日則三芻暮日則一水牛始能飮其腹而濕其耳以載耒耜而服畝畝不難矣若鳳則希世之瑞也乃日種凌雲之竹歲栽朝陽之桐遠射鴟張近彈鶴鷁清明映日湛虛接天于是九苞之鳳不翩翩而來嗶嗶而鳴者未之有也故君子愛衆如畜牛養善如來鳳君又嘗聞高陽之里有九男之父乎其五子皆賢人也其四子則不肖其父於五子則陽稱其善以愧四子於四子則又陰沮其惡且勸之改以追五子於是四子亦如五子材而九男之父安以樂詩云鳩鳩在桑其子七

考淑人君子其儀一考心如結考君誠待民若子也又奚但
知莠牛與來鳳哉雖然山有藏玉居巘者乃知田有蘊秀在
畝者始明單懷有栢齋何公焉予嘗評其學比之仲路端木
賜諱政嘗期以韓范富司馬也斯其人乃今臥病玉屋之陽
採藥渙水之陰君行而容度焉豈惟可治黃河之陽哉君他
日雖外掌藩臬內歷卿相斯其道亦有餘矣予安能以益於
君君本陝西咸寧人國初籍南京錦衣衛其父芝居先生績
學而未顯至君乃起家癸未進士於是陝人仕南都者自都
督容堂楊公廷尉中梁張公而下亦皆欲予有言也

贈宋潞安府序

潞安府者故潞州也地廣而阻險其名雖州其實則府然但
以州名也以知州理之則甚難一不得人民斯失所故近者
青羊山盜聚數萬出沒澤潞招結奸回虜格士女拒殺官軍
僭號不軌者數年矣土兵屢伐之而敗衄且或執及守令莫
敢誰何

聖上赫怒乃命河南直隸山西興三面之師以討之然後平
既而曰潞已安乎適有言者謂宜改州為府遂創建潞安府
焉置上黨縣以附郭即青羊山開設平順縣通舊長子屯留
襄垣潞城壺關黎城皆隸焉是地於商周為黎國於秦漢為
上黨郡唐宋以來非軍則府倚太原而跨河朔據太行而控

平陽本重地也及府既建吏部以為此新造之邦而險要之郡也民方釋干戈而療瘡痍田方治耒耜而墾汙萊苟非克慈克訓克廉克斷者不足以授之也於是選於兩京科道部屬資望相直者得宋君元錫焉

聖上遂俞允之而元錫謙虛若不能勝他日過予曰何以為潞安乎予曰元錫有前賢之心苟舉前賢之政於潞安也何有今之守令之治民也奔走官署則有餘而閭閻之敝陋田桑之荒蕪固未嘗着目而加足焉勞勩簿書則多長而禮讓之廢弛忠孝之陵夷固未嘗朝喻而暮督焉青羊之盜豈無自乎君之斯行潞安民賣刀買牛賣劍買犢不啻也曰聞

太原遼沁汾澤之兵皆集成潞安而兵備憲副且開司焉如子之言則兵將可勿用邪曰元錫而治潞安當使環潞之境夫妻鬻琴瑟兄弟置墳麓村落遍絃歌雖有兵將安用之且予嘗過潞州矣有仇氏森者一丈夫耳猶能用鄭氏家範呂氏鄉約睦其族及百口化其鄉及百家彼何嘗用尺寸之弧鎗銖之刃哉况吾大君子之為政乎越數日具餞宋君論及治道稱程伯淳書視民如傷之為賢也曰伯淳之在晉城鄆縣也民已安矣猶視之如傷况今潞安之民已傷矣又當視之如何哉吾知元錫於此固有如慈母之抱羸兒嚴父之訓癡子者矣詩絲蠻不云乎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其宋君之

於潞安哉

雙萱並茂詩序

南京刑部主政崑山沈君廷材未謂予曰大楠之父守齋君配王氏年且強無子而大楠本生父樂清君配許氏生大楠兄弟四人而大楠其三也先王父麟臺君曰不可使沈二無子遂告諸沈氏廟立大楠為守齋君後未幾守齋君樂清君相繼沒而二母撫育大楠有今日其後也不知其非生也其生也不知其或後也而大楠之事二母其後也則若其所生也其生也亦若其所後也故許年八十矣猶如大楠之懸弧矢時也五年七十又三矣猶如大楠之在襁褓日也故大楠

雖痛一父之皆逝幸喜雙萱之並茂但大楠舉有進士仕為縣令而王母獲蒙 恩典封太孺人許母則未之及是所欲

然耳許母三子七孫曾孫一人而王母止大楠生一子是所歆然耳於是諸僚友皆作詩稱壽以寫大楠之心不知涇野子何以使吾二母皆至千歲為大楠終身樂也曰廷材何必以是盡心哉且廷材常言許母儉素下筆上事舅姑始終一禮恭于樂清歿乃歛載諳曉書史用訓諸子勞心苦節四十餘年廷材繼其志以勿忘於行可也廷材常言王孺人順事守齋朝夕惟謹既在湯藥猶代家務課桑督農未嘗少懈雖廷材有過輒加痛懲廷材繼其志以勿忘於行可也是故二

太夫人之道有孝焉有友焉有勤焉有儉焉有貞焉有慈焉
廷材繼其孝則忠斯至矣繼其友則信斯近矣繼其勤儉
則夙夜匪懈羔羊在公矣繼其貞慈則無成有終福及群黎
矣二太夫人之道雖立於一時而廷材衍之可至於千載千
載之下稱二太夫人比于壽安縣君程侯者皆是也顧廷材
不又樂乎於是廷材取以上諸二母以效南山之祝

贈陶杏垣還彭澤序

杏垣陶君仲文者五柳先生之後江西鄉進士欽民欽夔之
父也善為李杲之學兼究內照圖術且於素問靈樞亦總覽
而有得焉由是諸胗劑迥與他庸醫異獲効數多十全又能

理奇疾異病皆不在今常行方故一時名重於江南江南人
以為佗扁復出也異時寧藩宸濠聞君名甚重之使人召君
謂宸濠不可見也逃匿於九華山中比宸濠既敗而君始出
江西人曰陶仲文雖不中甲科其志節優於李士實劉養正
萬倍矣於是江南人益重君謂君不但長於醫也去年大司
徒邊公疾徧金陵姑蘇醫無一效乃使使請君來數日即效
謂邊公曰楚治四分公自治六分邊公弗能也又弗效故其
疾隨復隨效隨復君曰楚不能即瘳邊公之疾矣有歸
志而邊公又不欲君遽返於是君召其二子欽夔欽臯自彭
澤來師事子於鷺峯東所曰楚至金陵豈止為行醫來哉余亦

心重其有所見焉居二月君及二子行於是大司馬浚川王公少冢宰甬川張公以下皆為詩贈之欽夔之女章宣之輩遂以序問予予是時以諭解州畧一帙贈君以漁溪橫渠之書贈二生即謂之曰君及二生之歸也然獨以醫治人之身乎以醫治人之身有效有不效若以道治人之心無弗有不效者矣是故諭解州畧君可用之以治汝鄉之人心周演張釋二生他日可用之以治天下之人心也夫五柳有道而未用生子五男皆不肖君雖未用而五男皆材果以予言為可取也則五柳先生畜而未發之志隱而未顯之學當不有在於今日乎欽夔欽臯亦不可不奮往前修也

封君戴先生暨配杜宜人八十壽序

鄞人茂軒戴君以伯子鰲貴封南刑部員外郎配杜封宜人聖上登極覃詔又以鰲貴授四品服色今年生八十歲矣宜人生七十又九歲即八十也是時仲子鯨仕南京工部主事季子舉人鰲業太學且滿歷工部及鰲謂予曰家君子生鯨兄弟五人兄鰲仕知尋甸府已歸兄鰲顯典家政弟鰲成進士為四川按察僉事鰲若是矣皆家君子庭訓吾母幼教之德也茲八月三日為家君子初度之辰乃鯨不在膝下工部將遣鰲東還用祝南山壽則何以畀之一言乎曰工部與鰲可欲使公為鄞人張殿中丞乎張公于景德天禧之間今已

數百年矣其壽猶與太華終南爭高未艾也可欲使公為汴
人程大中公乎程生于乾興景祐之間今已數百年矣其壽
猶與嵩山黃河爭長未已也夫親之壽雖在其身實在其子
子之壽親不惟其言惟其行不見渭洛二水乎夫渭張氏之
所居也當其發源鳥鼠也止可濫觴耳及其澧涇漆沮次第
而入始波流澎湃達河而入海夫洛程氏之所居也當其發
源熊耳也猶可厲涉耳及其澗瀍伊水次第而入始水勢浩
蕩入河而宗海昔者張子厚精思力踐仁誠禮樂性命咸聞
而天祺德性老成直道臣時為殿中丞光故殿中丞至今猶
在也昔者程伯淳造詣精粹見道分明孔顏之學於斯重顯

而正叔以道自任率履不越開先賢拯夷險如一為太中公

榮故大中公
至今猶在也

况茂軒先生少負不羈之才長教八閩之郡行

先孝弟躬恤貧窮讓財無闕墻之忿篤友如伐木之詩於是
鄉之大夫與其父老曰吾猶及見戴先生有古之道也鄉之
子弟與其齊人曰吾乃幸見戴先生有後之福也是其所至
固不減于前修矣而杜宜人慈良異順供饋繁勤織紉至老
不倦亦有壽安縣君之風焉使工部及鰥之所履猶夫子厚
及伯淳兄弟也則將使茂軒先生與殿中丞太中公並而杜
宜人可與侯內君比以長久也

柳氏家譜序

嚴州柳進士士亨作家譜一帙持以謂予曰本泰先世以魯
展禽食邑為氏晉唐間族屬繁衍著名河東代有聞人黃巢
之變播遷江左爰及有宋居於睦州建德之下涯柳氏再顯
矣宋末元初有號上戶者行義宗於鄉邑維時方臘煽亂避
兵獅峯至正初年朝奉君富八者則本泰之七世祖也爰自
下涯出贅駱氏因家黃饒至四世祖勝華明經歲貢授知澧
州進階四品是生祖泰安州學訓導諱時者也至本泰父常
恒亦歲貢為國子生夫自朝奉之定居今七世矣自澧州之
力學今四世矣賴先世之澤以有本泰本泰閭劣無能繼述
有所顯揚則涇野子何以語之也曰昔予在解州嘗編聞喜

裴氏傳夏縣司馬氏傳及河東柳氏傳不知河東柳氏即士
亨之前修也夫裴氏自漢代遵曄以求名卿碩士無慮數
百人至今咸永不歿者惟賴中立耳直言權倖宣諭跋扈既成
淮蔡之功尤摧鑄异之姦以身係天下重輕者三十年於是
裴自寅樞以前皆重光矣夫司馬氏自漢遷晉季以來賢臣
逸民無慮數十輩至今皆久不歿者惟賴君實耳幼有敏識
口無妄語三劄五規為時要策辭樞拜相為世大範以名係
夷夏安危者二十年於是司馬氏自池炫以前皆重光矣惟
柳氏自景猷仕魏之後支派殊衆縉紳尤多或宦南北兩朝
或歷魏宋諸代或以功著或以行顯或以寵盛或以文名然

皆未有如中立君實之粹者也振百代未泯之緒立一時肇
造之家以如中立之於裴君實之於司馬者不在吾士亨乎
卜子夏曰野人知父母之何筭學士大夫知尊祖而敬宗夫
學士大夫學其道以為大夫者也然則士亨之學於道也必
有所務矣必不以圖世系盡昭穆為已足也士亨篤志斯道
故及之

贈張惟靜提學序

南京禮部儀制郎中東沙張君惟靜既有江西提學副使之
命其僚秦懋功吳宗仁來問言涇野子曰昔者予之初渡江也
即勞東沙枉問予於柳樹灣中遂獲與東沙遊厥後見東沙

數詩焉接物命景對時興致清新俊逸標格不凡則嘆曰此非
鮑照謝朓之作乎他日又見東沙數文焉製辭抒情發微闡幽
高趨簡質不同乎流俗則嘆曰此非左氏國語之作乎東郭
鄒氏者東沙之寮也去年雪中速客飲時必齋陸伯戴虛齋
王子崇及東沙皆在坐偶談及易良之彖暨噬嗑諸爻而東
沙說皆有根據不詭於常時或泛論焉東沙又為他語以折
予予自覺其非而不辨其言之激也則謂子崇曰東沙又深
於經學固不可專以鮑謝左氏國語目也且東沙素行孝友
賦性愷悌風度逸邁然則斯行也其惟以經學導士哉秦是
君曰作士不用詩文矣乎曰師之導士如禹之導水道之以

正則趨於正道之以他岐其不旁流為患者鮮矣子嘗遊龍門導蒲坂尋雷首放于三門砥柱又東至于殺湓成臯之間見黃河由兩山中行雖有濤漲無或泛溢比至徐濮曹膝上下土性踈慢而岸崖陀屵於是周徙矻礫漢改頓丘雖有歎子之築宣房之宮至今捲掃不休亦無如之何使導士不以經學而以他技先焉是謂決龍門破蒲坂大壞隄坊河未至徐濮之地而已泛濫于中國殃人矣况夫士習易於趨卑猶水之易於就下何也蓋各就其性之所近以為所好而進耳是故高者耽玄卑者溺俗治詞者志物榮名者廢實喻利者損義此五者多士之病也其藥石皆具於六經是故經學者

士子之隄坊也故謂東沙斯行專用經學以導士云東沙名時徹浙江鄞縣人起家癸未進士

贈胡福州序

山陽胡君貞甫仕南戶部方總巡諸倉乃有福州之

命於是黃日思林太和諸友問贈言他日會飲於東園貞甫曰聞福州有丁科八分每歲一徵苦於繁費若十年一徵則簡且省也涇野子曰夫民次第輸辦易為力一併科率難乎其為餘矣且民多無十金之藏而日惟尺寸之營兼歲總會獨先安之邪又曰福地多僧僧多田田多租於民間既租矣未二三年則匿前租射後租名曰重草痛懲其僧不可乎曰

是豈惟僧之罪哉此必後租者多威與富以啗僧耳威富既
訖則無此患矣今夫瞽者人所易忽也冕衣裳者人所必敬
也乃夫子待之皆過趨坐作無兩心揚龜山以為一貫之道
論語之要盡在於是獨不可移以治租田乎又曰歸無牒之
僧行于俗割有餘之僧田以業之不可乎曰易不云已日乃
革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謹修其法而審行之市井賤丈夫
鬻一菓一菜百偽千詐叨得升勺聊以糊口聖人不究其隱
焉彼僧行者顧不當是邪夫凡有血氣者皆當並生而兼育
所可以汰此輩者惟德化既行之後耳若士則何如曰福禮
義之邦詩書之藪

皇化久漸之地也于是之行課文非所先也談經非所急也
若有孝子悌弟烈士廉儒義夫節婦子雖造廬以禮出儲以
犒本之於誠將之以敬阿也中字豚魚吉言能中字雖豚魚
亦可化而况於人乎且自予至南也三四年矣見子食無兼
味衣無重采客無雜交物無妄取固鎖先門六年一日予清
不如子詩曰温恭朝夕執事有恪禮曰執虛如執盈入虛如
有人久求斯人矣乃於貞甫見之予慎不如子政務填委割
夾如流井井不亂吏息其奸民服其心予明不如子苟言之
必有之苟諾之必踐之考道稽德上下咸允予信不如子此
數者貞甫皆過於予而予猶論處租料僧儒之事者豈以貞

甫為不足哉大抵勇於為義者或不恤其他切於變俗者於其經未必慮也貞甫淮人也不聞汲長孺之治淮陽乎折其箠楚殺其賦稅停其營繕驅其智慮日臥齋堂之中不下階而淮陽大治此固不可移以治福州邪若是他日為特社稷臣者亦必在子乎貞甫懋哉貞甫名有恒初號筠亭取節也再號慎齋取獨也皆可以知其為人矣起家嘉靖癸未進士

贈招蕪湖考績序

涇野子與胡生大器談學於鷲峰東所每嘆曰守令之設凡以父母斯民也民飢則思食之民寒則思衣之民勞則思逸之民愚則思導之民危難則思安之民強悍盜竊則思懲而

除之有父之嚴有母之親斯可為守令矣然必本之以忠信敦之以慈祥優之以寬厚守之以廉潔者而後能之也得若人而遍布郡邑臥赤子衽席上矣惜乎未之多見也胡生曰吾縣招侯雖不能盡如斯言亦可謂庶幾乎但與時頗不合耳於是有人以招侯為長者亦邑人也有以招侯為短者亦邑人也義者以為廉也貪者以為寡於才也惠者以為慈也暴者以為劣於威也涇野子曰大器不聞夫子告林放寧儉之禮乎勤卿果若是焉為政之本已近之矣昔者仇香之長蒲亭也寧憂鸞鳳之不足不求鷹鷂之有餘故不孝雖如陳元亦皆化之但恐勤卿於為政之本不欲以仇香自處耳若夫

寬嚴得中仁義兼舉勤卿久當自得之無慮其與時不合也
勤卿嘗有事于京夜宿于鷲峯寺旦謁予于東所自是遂以
長者之禮事予不改豈以予能知其心乎若夫考績之殿最
知勤卿必不以為重輕也勤卿名廣學于其門者號鶴臺起
家廣東鄉進士

壽封君省菴丘公序

省菴先生者今監察御史提學南畿丘君以義之父也先生
少為晉江學生受易於虛齋蔡先生蔡先生常曰得吾易者
丘生也於是閩以南治易者多宗師之門下士蓋數百人當
是時侍御方垂齟亦同諸門人受易業他日諸門人屢登科

第去先生屢不第他日侍御又登科第去先生又不第乃從
有例歲貢入大學既又以侍御貴受封如其官然皆非其
志也每嘆曰某篤于學者謂苟得一第以行吾志身親見於
明時也乃竟不獲豈其我學者之非邪每拂鬱嬰襟疊發奇
疾隨以侍御孝養承歡而又起也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先生
於是生六十歲矣益矍鑠強健懷抱悅樂前疾不復作嘗異
所自得於易者又非往日也乎於是侍御方有學政來謂予
曰養浩何以使吾父至數百歲哉先是恒齋馬公亦語予予
謂恒齋曰有是哉丘先生之英也且孟子何人也年四十始
不動心謝安既老矣以一捷而折屐齒即先生發憤於五十

之前者不可易議矣然則今益矍鑠悅樂而無疾者可知已乎且已之第與諸門人之第孰樂曰諸門人之第樂萃先後殆數十人焉數十人之行其學皆已之學也已之第與子之第孰樂曰子之第樂子之第一大比至薦百數十人焉百數十人之行其學皆已之學也於此有樹花焉其英萼皆着於千枝百幹而其本則不一着謂英萼非本之所有則不可也雖然先生之樂尤有大於是者可知已乎曰昔者邵堯夫少時自雄其材慷慨力學至廢爐扇講易於家就問日衆卒之德氣完粹洞徹中外吟笑終日於是老穉倒屣以聽車音既厚風俗亦成人材夫堯夫亦未嘗舉有科第顧其樂如

此而其壽至今數百年猶未艾也乃先生潜心理學寢食皆忘於易有說於四書正心家通書皇極皆有論解雖願先生為今堯夫不可邪曰先生之樂又有大於是者矣堯夫雖壽第其子伯温仲良猶未大行耳昔者程太中之子伯淳之為御史也進說甚多不飾辭辯或請防未萌之欲或戒輕天下之士至使神宗拱手以聽今以義既承庭訓官又同於伯淳其薦賢作人者已有緒矣斯往也動與伯淳準則即未便入啓聖明然而南畿俊秀則江海之英也誠使皆誦伯淳之言體伯淳之行以為國家材侍御且將為今之伯淳而省菴先生壽與太中公等傳數千年不啻也顧先生不又大樂乎

贈地曹黃日思考績序

儀真黃君日思為地曹照廳將考三年之績入覲

聖天子行有日矣其僚友韓汝器來曰日思與僚交且數年苟有諸心必發諸口既無隱伏亦不文飾夫子論益者三友而以友直為首日思其備之直友乎予嘆曰美哉汝器之取友也今夫直有六難言直人難與語色直人難與親立直人難與並行直人難與隨好惡直人難與同取予直人難與偕今汝器以日思為上友豈惟日思之美哉且予嘗聞日思之父雪洲先生司馬公矣博學儉德直躬而行蓋於言色行立取予好惡皆無或乎有曲也然則日思之無所隱飾者其亦

有雪洲先生之風乎予之於日思也其學則無所聞其年則少有所長乃日思常枉問予予置之上坐日思曰襄不安他日三枉問予予必置之上坐日思三曰襄不安問其故日思曰襄嘗受言於莊渠魏子矣曰此之南都可與涇野子處襄而上坐是非所以見涇野子之心而襄將有忘於莊渠子之志耶於是遂辭上坐則日思豈惟直於一言哉日思雖以司馬公蔭未舉甲科然而蚤受庭訓克傳家學身通毛詩禮記及入胄監博交天下名士德器益美照廳之守十二司僚友無弗以為賢而部尚書尤器重之則日思豈惟直於一言哉於此有取魏科高第者矣然言或逢勢行或迎時則雖致位

崇顯君子不以為榮也是故直有二美亦有二疵以義直謂之正直不以義直謂之婢直以道直謂之謹直不以道直謂之絞直誠使日思益充其所有配義與道無往而不直無時而不直則雖浩然之氣亦將有可求矣 朝廷久需如是人以大用或出守一方或喬轉二司振乎風俗綏此黎庶也則日思仰光於司馬公者又何如哉

壽王母俞氏八十序

王母俞氏者南京禮部主政王君直夫之母也今年二月四日生八十歲矣直夫問壽言予因問曰聞君之在長洲也猶寄居他人屋然乎曰斯吾母之志也先訓導府君宦業涼薄

微有田屋吾母命庭讓之二兄二兄者前母之所出也庭是以今猶寄居耳曰於戲直夫只此寄居真可以壽俞母至數百年矣庭惡能使吾母至是乎曰吾常見舉進士者矣當年即有良田當月即有美屋君今舉進士且十年官至即曹乃猶無產而寄居持是道而不變也豈惟可壽俞母至數百年哉不見宋李文靖公乎其為相也於利害則報罷於水旱盜賊惡逆則力奏其慎重先識至使王文正張忠定皆深嘆服有遜為真聖人者然其治居第於封丘門外廳事前僅容旋馬頽垣敗壁不以屑慮藥欄破壞不命葺治乃譬諸巢林一枝文靖由是也至今數百年論宋名臣者多以為首稱而

其母亦數百年未亡矣則直夫他日所造又安可少乎直夫曰果若是斯吾母之德也吾母好觀群籍諸不但以誨庭也雖諸女婦相聚必與之講明某可為勸某可為戒至繆彤兄弟公父歎之備官尤慊切言之凡塾師課限於庭者暇必督責庭比其乏也雖使庭授鄉學以業養亦不令違義以干人庭是以有今日耳且吾母生尤甚異年十五得痿疾臥床蓐者五年一夕夢青衣童子授丸藥服之既覺香猶在口病遂愈又三年而歸先君其處前母遺子女真如已出而勤儉辛楚不可殫述則身教乎庭者又已豫矣果若斯言星壽可數百年也皆吾母所自致耳曰若是則俞母之資因近於孟母仇氏而直夫繼志以述事者於他日之得志也登卿相以行素學亦如孟子弗為堂高數仞棖題數尺者則直夫之壽其母也又非但如李文靖母矣

贈汀州知府劉文韶序

南刑部正郎鶴城劉君文韶既有汀州之命乃以其鄉朱秋厓子純問言予曰予嘗宦遊兩都行歷數省多接諸藩臬郡守矣其賢者必其洞民情者也其不賢者必其憐民情者也夫民情雖隱其發也多於獄訟官職雖衆其練也莫如刑曹故凡為刑曹者出而以藩以臬以郡守常十七稱賢也然則文韶何有於汀州哉諸大夫曰文韶之在刑曹也使之決

獄固無不明使之兼督營繕亦無不理至于審覈死囚多所全活尤人所難於是部尚書周貞菴公有精爽詳嚴之考吏部及河南道亦稱其練達操持明爽平恕也曰若是則文韜又非他刑曹者比其於汀州又何有哉夫刑以齊之雖時務之急然德以道之尤出治之本韜苟又以其有諸已者之德如所謂操持平恕者而開先士民焉則夫汀也不又升於至治乎况汀州重山複嶺水迅溪迴前引交廣背達江浙俗雖質直而尚義民亦剛愎而好鬪難治之國也故自唐天寶之前開福撫之洞臨長汀之溪以有斯郡也蒞守之官無慮數百輩矣然惟一陳軒者擅名於元豐當是時蝗不入境年穀

屢登汀人大樂至使黃庭堅有詩以紀以為平生所聞陳汀州耳原其為政惟一清靜愷悌無他技也則道德之能格民有如是乎文韜斯往亦如陳氏焉行見汀人之歌曰宋有陳氏明有劉君矣况文韜長洲世族也始祖德基為黃州統領著名於宋先祖順之為平江提領有聲于元高曾叔祖發解應天祭酒國子至其父中丞先生為方伯時又以直道忤於宦瑾罰粟八百揚名士林于今為烈文韜固將繼志述事位漸卿相道終高朗不但與陳軒比也文韜名烟起家癸未進士

南垣便養圖序

南京兵科給事中進賢何德徵作南垣便養圖以詣予曰涇野子知吾母舒氏今封太孺人者之志乎昔者先考繼直君早年失怙育於祖母李氏太孺人既歸先君每事內相祖母寢疾三年乃朝夕侍側務悅其心先君好客雖於夜飲肴果必備生社兄弟四人三兄皆殤矣社復多疾撫育訓誨辛楚萬端加以祖母既逝先君亦亡哀疚造家至有今日及社既舉進士兩疏歸省未荷 俞允乃附舟迎養居京一年不樂風土鄉思日切既拜戶科懷疏諸 上若曰人臣無在家之思始可以勵在官之志人子有養親之孝斯可以盡事君之忠疏兩進始改今科仰慚 恩德之未報俯愧劬勞之難酬

便養之圖則何以命之乎涇野子曰諫垣雖有南北其務忠則一事親雖以便養其行孝則同吾聞孝有五至忠有七經心無逸念敬之至口無過言厚之至見義必為愛之至廣近仁賢榮之至揚名後世壽之至故君子以五至為孝而奉養其次焉好惡無偏經之情進退無失經之體邪私難干經之信諫止應時經之則心同察宋經之用動中機會經之方事先大體經之本故君子以七經為忠而南北不論焉雖然有五至者必能盡七經也吾嘗以此而觀德徵雖或未之皆備然而其志與學則固疊疊於是矣德徵而不已其功益求其所未至則夫便養猶善養也南垣猶北垣也他日德徵位登

卿相猶如寇平仲捫足折筮之意則雖使太孺人揚名方來與寇太夫人並美有餘也

送韓汝器北上序

嘉靖十一平正旦且至南都群臣先期進

賀表而戶部郎中洪洞韓汝器延備序當捧持以行其竣也又得便道過家以省其父運同清寧子暨其伯父玉峯大叅公乃來問予曰何以益備之斯行乎曰美哉汝器之行也可與知忠矣君子之仕也恒以近君為悅一不為竊其寵二不為憑其勢三不為叨其利惟在盡道於已暢於四肢發於事業質於君之前無愧也汝器之在戶部也言不越經政不違

則發憤修道凜雪日密夙夜在公此其心已可對

聖明矣斯行也將群臣頌禱之誠祝

萬壽日增之盛鶴舞鵠立萬象快觀書所謂昭受上帝者非歟昔齊大夫管夷吾嘗朝于周襄王襄王嘉其督不忘也勞之有加禮而夷吾固辭君子以為管氏能世祝也夫夷吾伯臣也且取於襄王如此豈若吾汝器學於王道久積悃誠其所感動而為一時之光者又何如哉則已不待言語之間而輸忠于朝者深矣且古不云乎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乃汝器人事竣也不遑他念便以省親為事則其所輸忠者又豈為無據哉夫清寧子予未之能識也聞其以舉人通判嘉興同

知開封歷著政績瀕陞兩淮運同屢疏辭官乞養忠定公于家若玉峯則又予之素知也其中懷慶時予適過郡是時忠定公年八十矣乃玉峯見予無他言惟問壽忠定公詩予識之至今未忘也然則便道之省者固繼玉峯及清寧子之志乎則汝器之所輸忠者又豈為無自哉雖然忠固以孝為本孝尤以忠而大汝器不見忠定公之致身乎為諫官餘十年而不調居司徒論八黨而其危道全終始名著華夷至今士林論正德中名臣推為第一汝器又必繩其祖武益篤乃學益礪乃節益齊乃位益弘乃政絕塵而奔動與道俱用光顯于前人雖與伋虎之績戎太公召伯者並亦可也

贈顧廣東序

南京吏部驗封郎中顧雍里武祥既有廣東叅議之命繼雍里者以夏馮三石子和也乃同諸僚為問言涇野子曰雍里之行於予有二損於廣東有三益昔者諸僚嘗飲於鷄鳴寺之憑虛閣是日予未能有辭爵醉徹面目四肢行不能正履語不能及常戴月吟馬上而歸旦日醒甚悔之未久諸僚又飲於白鶴道院酒至投壺予三辭爵雍里曰子無以鷄鳴為戒也予喜而謝曰敬聞過矣乃自後少能辭爵雍里行予無以聞過一損也雍里居無隋容行無肆武言無輕發他日雨甚予與胡在軒佇立司廳雍里從外來寡雨具馬濺泥濡裳

半齋乃益張拱整步不失尺寸予與在軒語曰此非漢茅容者乎雍里又善為晉唐人詩諸僚政暇觀蓮憇竹瞻山臨水探梅玩月其搗題綴句俊逸雄偉動出塵想近自何李後未見也當其志雖發乎性情止乎禮義者亦可望以入焉雍里行予無以見善二損也然則三益於廣東者何曰雍里之上
有撫按見其恭而有禮也能不相感以善乎雍里之僚有僚
案見其敬而無失也能不相信於法乎雍里之下有士卒庶
民見其廉而有度也能不相阜於財乎曰若是則雍里之往
更無所進邪曰雖然聞之矣君子之學在已者不為有餘在
人者不為不足昔有貫珠巖下者其智取於齊襄監門之士

一信陵君猶虛左車迎以廣學也故夫子以不器之君子歸
子賤若端木氏者直謂之瑚璉之器耳故曰知微知彰知柔
知剛萬夫之望雍里雖他日以此相天下可也雍里名夢圭
蘇之崑山人起家嘉靖癸未進士

贈張君之成都序

隴西張君彥卿以吾陝鄉進士自光山教諭進為南京國子
學錄三年矣既考績遂有成都通府之命於是陝人仕南
都者屬予為贈言先日彥卿亦過予曰傑行有期矣請溼野
子一言以勗我且傑久棲學校於民事未閑也今茲之往有
錢穀之劇有獄訟之繁有簿書之叢委傑實懼焉予曰天下

之事有難易而道有淺深故事以訓士爲難治民爲易道以
典教爲深出政爲淺故俎豆重於泉貨真楚先於桎梏業課
首於文移彥卿於其難且深者已躬行之矣又何有於淺易
者哉曰成都沃野千里襟帶二江西扼吐蕃南撫蠻獠阻以
劔閣抗以峨眉傑雖非專府之尊然上有撫按二司皆所奔
走以事下有崇慶漢綿威茂諸州縣之民皆所稟移以理者
也則何以堪之曰彥卿亦聞子產之治鄭乎其事上則敬其
養民則惠曰媿姁取容亦謂之敬姑息刑罰亦謂之惠乎曰
君子之道惟中爲至如其當盡之禮也則毫髮不可缺如其
殺人以媚人也則周茂叔先有所不爲矣夫三十二州縣之

民何者非君之赤子乎彥卿如存父母之心則所以察其飢
渴問其寒冷開其昏愚者已先得其心矣豈必使彥卿家至
而戶與哉凡至乎其前者一人即百人也十人即千人也如
梗治之徒痛整之而不貸一人即千人也十人即萬人也且
彥卿光山之教已在人耳目矣日者南雍之分堂也其行靜
以潔其志公以慤他日嘗謁甘泉湛子亦亟稱彥卿學行之
良後遇甬州張公方齋林公皆如其言故諸鄉先生常望彥
卿旦暮選取科道也乃遷此官方以爲未盡彥卿之材則彥
卿又何懼乎雖然臨事而懼者基治之本彥卿如不忘乎此
懼皆如其前所言焉則彥卿他日積登藩臬方面亦不足爲

榮惟是庶幾於道則諸鄉先生今日之意也

贈黃伯元考績序

弋陽人黃君伯元爲南刑部山東司主政三年矣將考其績於吏部其僚李文輿林大和爲問言予曰朝廷立法雖以三年六年九年之績爲考士君子立身則以百年千年之績自考也士而能考千百年也則雖三年之績劣不害爲無績士而不能考千百年也則雖三年之績優未必爲全功所謂績者非必戡禍定亂掀天揭地而後然也惟此一心之德傳之悠遠不磨耳是故稷急於播穀回樂於陋巷其績之有無甚明也知之者以爲同道禹抑洪水孟軻闢邪說其績之難

易甚明也知之者以爲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故至今累千百年其照耀日月無異也故君子之爲績亦求諸已而已不識伯元將止以優三六年之績而已也亦將考千百年之績而後已也如將考千百年之績而後已也則其所以追法乎古之人者不遑暇食矣文輿曰伯元嘗爲浙之武義縣蒞官行法馭吏治民一皆敬慎不苟乃若刑曹之政決斷明敏尤衆所共見之則伯元者豈徒優三六年之績者哉曰伯元既若是矣其益奮往力邁仕則學禹稷處則學顏孟不可乎或曰禹稷顏孟大聖賢也曠百世莫與並肩遽欲學之不亦迂哉曰士患無肯爲之志耳是故旦爲顏孟昨雖非顏孟旦以後

皆顏孟也夕爲禹稷朝雖非禹稷夕以後皆禹稷也爲之則何如曰在我者自衣服飲食宮室始在民者一飢一溺皆我飢溺之也且伯光之祖石厓先生以風力御史著于憲廟之時伯元之父團峯先生以嚴整家法表于潭石之里伯元思光前烈以考千百年之績必不肯以斯言爲誣也

贈蒲汀李公考績序

蒲汀先生濮州李公爲南少宰三年矣將考其績於朝司廳及四司大夫來問言柙曰先生之績豈可以年數計哉然即柙一人者觀之亦可以占一二矣往年予履南考功任初謁先生即置上坐予曰堂屬既分體統攸定先生曰獨未則

從我同四司來則從子且吾與子自正德七八年以來杏陽經筵則聯班史館則並局其爲察察久矣今豈可以新而改舊乎予無以應未幾先生以直道忤時引疾北歸去年

聖上思用舊人起復於前位時予已移今官矣他日瀛州勝會至厭予以並席舉費賈二公故事以告衆夫子一人者之身不足道則凡其餘卑賤之品知先生遇之皆不忽矣今雖賚先生以此入相天下亦可也昔宋富文忠公爲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皆與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上馬乃還自是群公效法遂改自唐以來旁唱尊重之敝習先生爲今之富公非邪抑尤有大者焉周公相成王語其子魯公曰故舊

無大故不可棄也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待賢人若有白屋之士則躬下其居以訪之夫富公之所抗禮者猶於其來謁者也豈若周公不待其謁屈懿親冢卿之尊身親下於其家哉然則先生即登相府雖爲周公不可乎或曰公孤職在燮理弘化如必徇曲勤細敬以爲相恐人以爲何子之不憚煩也人君之治天下非一人所獨理而賢相之業必不使匹夫匹婦不獲自盡也然則士有務名以邀榮者則亦下之乎曰有周公之明誠則所下者皆藹藹之吉士苟非其人惇確惠卿輩安得不奔走於其前哉先生早受父大司徒杏岡

先生之庭訓及弱冠舉進士及第歷翰林編修學士

講筵明切史筆謹直主考會試又號得人之盛其在南也克舉大體蓋有經濟之學者也斯行也

聖上必將眷留入登台司以成太平之業則所謂周公之道者豈惟桷一人者之所祝望哉

陸氏重壽序

昔唐崔山南之曾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不粒食其王母唐夫人每旦擲綖笄拜於階下即升堂乳其姑故長孫夫人雖無齒猶數年康寧無恙也山南之王母克孝之徵也乃今於大學生陸縉之父母見之乎縉父名禮字節之號敏齋於

予爲同年進士初授廣州推官取擢南京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頻陞方面矣乃以母厲太恭人高年再疏乞歸省武宗俞允之當其志雖一歲三遷不顧也未幾補知柳州府嘆曰親在不遠遊禮之素志也今有君命而不行人其謂我以柳爲逃乎乃留其室高安人以待母而身之柳未久復三疏慫乞終養

今上改元亦獲遂請當其志雖即取藩臬不顧也於是敏齋自此家居日事太恭人者今十餘年矣高安人自適敏齋遭家中替黽勉其間事太恭人夙夜祇畏未嘗有惰容故太恭人今年生九十有四歲矍鑠如艾強年雙和花燈燭下尤能

觀史書細字戚黨文婦輩以爲雖一二百歲可到而敏齋及高安人又皆年登六旬健壯倍常無錫人皆謂厲太恭人之壽乃敏齋及配之孝所致也然則縉豈非今之崔山南而敏齋及高安人又何讓於唐夫人之夫婦哉况敏齋爲推官以清謹明恕著於廣州在戶曹出納平允而又慎密有材略高安人則躬服補綴浣濯妯娌和厚閨門肅穆若是者實敏齋及高安人孝悅其親以致壽之本源於崔氏傳又所未有也則敏齋他日起身 聖明移孝爲忠以顯揚厲太恭人於後世者又豈但比於崔氏而已乎雖然長孫氏唐氏皆女流也以一崔山南壽傳至今數百年不沒則縉之所以度越山南

以收鄉族之盛而振孫子之昌者尤不可不自勉於學也

贈顧願齋考績序

願齋顧君志仁在南銓曹將有考績之行或問于予曰何以謂之考績也曰考績者考夫義也義則爲績弗義則雖有績而弗與何謂也曰今夫較獲禽之績者得若丘陵可謂多矣然一近於利焉則君子不爲也較廣土之績者得乎天下可謂重矣然一非其義焉則聖人不爲也故義者績之質也績者義之功也故君子適莫皆無而惟比于義也或曰率土之濱雖皆王臣然而有遠近之分焉有輕重之別焉是故均一即署也在北則近在南則遠均一銓曹也在彼則重在此則

輕顧君去近而之遠舍重而就輕可謂貶績矣今乃合而考之則前績多後績寡斯亦謂之義乎曰義有以遠爲近者則不得謂之遠是遠於位非遠於義也義有以重爲輕者則不得謂之重是重於勢非重於義也然則顧君前之近且重者非義乎曰義也近亦義遠亦義輕亦義重亦義則何居曰於其遠且輕者既義矣則其居重與近可知也古之人固有欲出入禁闈而好近者矣固有欲得齊卿相不欲去而好重者矣君子未嘗不許以義也苟非其人雖謂之無羞惡之心者可也古之人固有欲辭樞副而好輕者矣固有欲解說書息爲永安尉而好遠者矣君子未嘗不許以義也苟非其人雖

謂之無是非之心者可矣顧君能如孟汲也近與重皆可也
顧君能如馬程也遠與輕皆可也故曰無適而非義也往年
顧君初入吏部嘗聞劉約齋言其材之美矣既居吏部又聞
林基學言其學之正矣比得數聯譙席瞻德容聆法語者又
數月也則其所以辭近而居遠舍重而就近者其爲義四方
固皆誦之豈待於予之言哉斯往也當考課之責者固不能
以南北爲重輕矣顧君名陽和字志仁福建莆田世族起家
嘉靖辛巳進士

贈林瓊州序

丹丘林君質夫歷任南京兵刑二部主事至署郎中有瓊州

之陞或曰瓊州古珠厓儋耳之地蒼屹黎母郝射石版之所
盤廻南龍延澄諸湖之水襟帶而墊隘於是生黎數犯其邊
群蚤恒肆其患颶風時振其居賈捐之所謂霧露氣濕多毒
草虫蛇水土害欲棄之者乃今航海而往質夫遠乎或曰瓊
在大海之中幅員二千里既領三州復隸十邑雖畿甸鉅郡
不逮也乃若合浦之珠頹羅之藤翡翠玳瑁之珍五木七寶
之貴甲於天下乃握符而居質夫富乎涇野子曰不然是非
以言質夫也前之者是以難言輕質夫也後之者是以利言
小質夫也若質夫則予久知之矣夫時有變易志有定守質
夫之在車駕也管撥四十二衛馬快夫船盡革異時內臣多

索船隻歲省各衛夫船之費至十四五他日守備論其擅咸
進鮮船隻藉有公論而免夫減船之事利害甚重乃質夫力
抗之而不撓彼瓊州之物當視之如糞土矣質夫之在刑曹
也持法嚴明吏胥畏服諸僚稱材焉最爾瓊管何足難乎况
此地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謫秩之人多立家而占籍今
衣冠禮樂已班班然矣異時姜唐佐王進慶及明興王克
義丘仲深者皆由此其產也或者之言豈知今之瓊州非漢
之珠厓乎然則質夫爲之者如之何曰君子之治庶民猶天
之於萬物父母之於子也天之於萬物也以三時生之而不
足以一時殺之而有餘父母之於子也自少撫育教訓之頻

老或不用一荆故君子與其威浮於恩也無寧恩浮於威與
其義浮於仁也無寧仁浮於義故君子因其政不易其俗行
其禮不違其情宣其樂不逆其生故居山者不以魚鱉爲禮
非賤魚鱉也山所不有者而責之則固矣居澤者不以鹿豕
爲禮非薄鹿豕也澤所不生者而求之則濫矣故曰知慈而
不知嚴者母而不父民斯玩知嚴而不知慈者父而不母民
斯携夫玩雖不合於矩度然猶有民也至於携焉民斯去矣
此恩威重輕之別仁義大小之分君子不可不蚤察而詳圖
之也書曰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此非古之格訓乎質夫
名文華莆田鉅族起家嘉靖癸未進士

贈少叅棟塘陳君序

棟塘子陳氏忠甫以南儀制即中陟湖廣少叅戒行有日涇野子餞之鷲峯東所酬爵既行棟塘子曰昔者吾子之論大禹也止以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定聖人焉恐此三者不足以盡聖學之精微涇野子曰此正其精者耳仲尼至聖也於此三者再言其無間然而吾子乃猶以爲不足乎夫後世學者多驚心高遠輿論新奇或遺落事爲饜浮五鼎衣度齊紈田連阡陌屋亘里閭不知其過也侈然猶以爲得道者有之吾子蓋嘗鄙之矣乃又有是言何也其以吾子常從事於菲食惡衣而謂禹不但如是邪曰近有應仁卿者嘗論精一執

中其言頗妙第於予之心有感焉曰精一執中固在於飲食衣服宮室之間耳若是則何以謂之人心道心也曰夫人豈有二心哉心方之乎形氣其道即寡矣私而有害不亦危乎心方之乎道義其人即寡矣隱而難見不亦微乎故人心雖危其實可制而不可無道心既微其究可著而不可昧故飲食衣服宮室者心之人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者心之道此之謂惟精乎此之謂惟一乎此之謂允執其中乎當舜之時巢父許由之徒有見於道心也遂至捐飲食衣服宮室而去之堯舜禹曰世豈有不服食者之道哉此賢智者之過乎中不可以教天下後世也號饕餮窮奇之徒有見於人心也遂至貪飲食衣服而亡之堯

舜禹曰世豈有喪禮義者之人哉此愚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不可以教天下後世也由是言之精一執中皆自飲食衣服宮室而作矣後世學者或既爲巢許之論而又兼行饕餮窮奇之事宜中庸之道三代以後民鮮能乎棟塘子曰吾子之發精一執中視仁卿又少白乎棟塘子天性孝友博學能文章見善而能好見惡而遠絕歷仕禮兵刑工四曹皆以清謹明公見稱蓋有志於學聖人之徒也惟恐執乎中者或少偏焉於其別也直述席間論答之語以識之後將以贍斯道之有傳也少叅之政不足爲棟塘子語矣棟塘子名良謨浙之安吉州人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七

